



文
白
对
照



尚 书

中 国 古 典 名 著
青 苹 果 电 子 图 书 系 列

尚 书

目 录

尧典	1
皋陶谟	10
禹贡	18
甘誓	26
汤誓	27
盘庚(上)	29
盘庚(中)	33
盘庚(下)	36
高宗彤日	38
西伯戡黎	39
微子	41
牧誓	43
洪范	44
金縢	52
大诰	55
康诰	60
酒诰	67
梓材	72
召诰	74
洛诰	80
多士	86
无逸	90

君奭	94
多方	100
立政	106
顾命	111
吕刑	117
文侯之命	126
费誓	128
秦誓	130

尧 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隅夷，曰旻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圉，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嚚！讼可乎？”

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佞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罔罔义，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复。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

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

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迓，𡗗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金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畴若予工？”金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金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金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帝曰：“龙，朕即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译文】

我们考查古代传说中的帝尧，他叫做放勋。他处理事务敬谨、明达、文雅、有谋略而且温和，诚实恭谨并且推贤让能，因此，他的光辉照耀四海，感动天地。他能够发扬伟大的美德，使家族和睦融洽。家族既已和睦，便又辨明官员的职守；官员职守既已明确，便使天下各国都协调和顺，民众也就更加融洽。

于是尧就命令羲氏与和氏，让他们恭谨地遵奉上天意旨行事，根据所观测的日月星辰情况制定历法，谨慎地把时令授给民众。分别命令羲仲，居住在隅夷一带，那地方又叫旸谷。让他们恭谨地迎接日出，让民众从事春天的农作。看到日夜长度相等、鸟星见于南方天空正中，就依据这些来确定仲春时节。这时候，民众就分散在田野劳作，鸟兽在交尾生育。又命令羲叔居住在南交一带，那地方又叫明都。让他们观察太阳向南移动的情况，以规定夏天所应当从事的工作。这时日长夜短，大火星在南方天空出现，就依据这些来确定仲夏时节。这时候，民众都脱下衣服去劳作，鸟兽毛羽稀疏。又命令和仲居住在西方，那地方叫昧谷。让他们恭谨地送别落日，使民众从事秋收。这时，夜间和白昼长短相等，虚星出现在南方天空，就根据这些来确定仲秋时节。这时候，民众因收获而喜悦，鸟兽长出新毛。再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那地方叫幽都。让他们观察太阳

自南往北转移的情况。这时，日短夜长，昴星在南方天空出现，就根据这些来确定仲冬时节。这时候，民众都躲在家里取暖，鸟兽的毛特别密细茂盛。帝尧说：“啊！你们羲氏与和氏。希望你们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周年，要用闰月来确定合乎天时的四季而成岁。”尧谨慎地制定各种官员的职守，于是各项事业兴盛发达。

帝尧说：“谁能够顺应天时而成就功业呢？”放齐回答说：“你的儿子丹朱聪明能干，可以让他担任职务。”帝尧说：“唉！他言论荒谬，又好争论，怎么可以呢？”

帝尧说：“谁能够顺利地成就我的事业呢？”欢兜回答说：“啊！还是共工吧。他遍揽事务而且很有成效。”帝尧说：“哼！他这个人只会说漂亮话，但却阳奉阴违；貌似恭谨，但却怠慢天神。”

帝尧说：“喂！四方诸侯之长。现在滚滚洪水正造成祸害，滔天的洪水包围了山岭、冲上了高冈。民众都在愁苦叹息。有谁能够治理洪水呢？”大家都说：“啊！让鲧吧。”帝尧说：“哼！他这个人常违背法令，摧残族人。”四方诸侯之长说：“推举他吧！试验他可用，然后再任命他好了。”帝尧对鲧说：“去干吧，要谨慎啊！”鲧治水九年，并没有什么功绩。

帝尧说：“喂！四方诸侯之长。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能够听从我的命令，我把帝位让给你们吧。”四方诸侯之长说：“我们德行鄙陋，不堪登上帝位。”尧说：“那么你们推举高明的人，纵使 he 出身微贱也可以。”大家告诉帝尧说：“有一位齔在民间，名叫虞舜。”帝尧说：“嗯，我曾听说过。他到底怎样？”四位诸侯之长说：“他是盲者之子，其父很糊涂，其母谈吐荒谬，

其弟名叫象，又很傲慢无礼；然而舜却能够和他们和谐相处，并且以孝行美德感化他们，使他们改恶从善不去作奸犯科。”帝尧说：“我来试试吧。”于是决定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以便从两个女儿那里考查舜的德行。尧命令两个女儿到洧水的隈曲处举行婚礼，嫁给虞舜。尧说：“要谨慎啊！”

尧使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谨慎地教导臣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典为自己行动的准则，臣民们都能听从舜的教导而不违背。尧让舜总理百官，舜便使百官听从命令，各种事务都有条不紊。尧又让舜到都城的四门去招待宾客，于是四方诸侯前来的宾客都对舜肃然起敬。尧派舜进入山麓中的大森林，舜能够受烈风雷雨的考验而在大森林中不迷失方向。

帝尧说：“来吧，舜。你谋事周到，言论正确恰当，建议切实可行，顺利地通过了三年考验，你现在可以登上帝位了。”舜谦让有德之人，自己不肯继承帝位。（但是，尧还是坚决地把帝位让给舜。）

正月上旬的吉日，舜在尧的太祖的庙堂里接受尧禅让的帝位。舜继位后，就用美玉做成的仪器来观察日月五星运行的情况。接着便举行了祭天帝的典礼，把继位之事报告给天帝。然后举行禋燎的祭礼来祭祀天地四时这六宗，又举行望祭的典礼来祭祀山川神灵，还普遍地祭祀了群神。随后，舜聚敛了四方诸侯的信圭，再择定吉月吉日，召见四方诸侯之长以及众多的诸侯，举行隆重典礼，在仪典上把信圭颁发给诸侯，表示对于诸侯的任命。

这一年的二月，舜到东方进行视察。舜到了称为岱宗的泰

山,举行祭祀泰山的典礼。这个祭典称为“柴”。祭泰山以后,舜又按次序望祭泰山以外的东方山川。舜召见了东方各国诸侯。舜协调四时月份,确定日期,使四时、月、日与自然运行的实际情况相符合。舜统一法律、尺度、斛斗、斤两;修订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种礼法;规定了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等五种玉器的使用规格,以及三种用以藉垫玉器的不同颜色的丝织品的规格;规定了初次相见时的赠礼,这些礼品包括活的羊羔与雁以及死的雉鸡。仪式上所用的五种玉器,等典礼完成以后,都归还诸侯。

这一年的五月,舜去南方各国视察,到达南岳衡山。在那里所行的各种礼节,如同在岱宗泰山所行的一样。这一年的八月,舜在西方各国视察,到达西岳华山,像当初祭祀泰山一样祭祀了华山。这年的十一月,舜到北方各国视察,到达北岳恒山,采用了祭祀西岳华山的礼仪来祭祀北岳恒山。舜返回之后,到尧的太庙祭祀祷告,用牡牛一头为祭品。

每隔五年,舜都进行一次视察,四方诸侯分别在四岳朝见舜,向舜报告自己的政绩,舜明审而谨慎地考察诸侯们的功效,假若很有功绩,那就赏赐车马衣服给他们以备享用。

舜开始设置十二个州,并且筑坛祭祀十二座大山,同时疏通各州的河流。

舜命令把常用的刑罚的形状画在器物上,使民众见之而有所儆戒。用流放的办法来代替过去的五刑,以表示宽大。鞭打是官府的刑罚。用木板笞打是学校教化的刑罚。犯了罪过可以出金赎罪。如果犯了小错,或者过错虽大,但只是偶一为之,那就可以赦免他。如果犯的罪过较大而又不知悔改,便要

给予严厉惩罚。谨慎呀！谨慎呀！在使用刑罚时，可要慎之又慎啊！

舜命令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这四名罪犯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天下民众都心悦诚服，认为舜的处置非常恰当。

舜辅佐尧处理政务过了二十八年，尧逝世。百官民众都如丧考妣一般悲痛，整整三年时间，四海之内都断绝了音乐，人们都寂静地哀悼。

三年后的正月吉日，舜在他的先庙里举行祭祀典礼，（向先祖报告他已即帝位。）舜询问四方诸侯之长，命令打开四方城门，做到明察四方政务，详细倾听四方的意见。舜又访问了十二州的长官。舜说：“衣食是民生之本啊！因此必须不误农时，这就要颁布历法。应当使远方如同近处一样安定。要培养淳厚的品德，以真正达到至善的境界。要坚决拒绝任用那些只会花言巧语的奸佞之人。只要做到这些，那么蛮夷之族就会欣然宾服。”

舜说：“喂！四方诸侯之长。有谁能够奋发努力以发扬光大尧帝的事业呢？我们要让他主持政务率领百官，并辅导帮助百官去做好各类事务。”大家都说：“伯禹可作司空”。帝舜说：“是啊！禹，你治理水土很有功绩，希望你继续奋勉吧！”禹跪拜并叩头，并且谦逊地让稷、契和皋陶担任这项职务。帝舜说：“好了，还是你去担任这项职务吧！”

帝舜说：“弃啊！现在老百姓为饥饿所困厄，你就担任后稷这项职务，去教导民众种植各种谷物吧。”

帝舜说：“契啊！现在民众间互不和睦，君臣之间、父子之

间、夫妇之间、长幼之间、朋友之间都不能恭顺融洽，你就担任司徒这项职务吧。你要谨慎地施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常的教化，教化民众的时候要遵循宽厚的原则。”

帝舜说：“皋陶啊！现在蛮夷诸族侵害华夏各国，攻劫杀人，造成内乱外患，你就担任法官的职务吧。你要根据犯人罪过的大小使用五种刑罚，使罪犯心悦诚服。犯了五刑而服罪的，就让他在三处服刑。罪情大的，便带到原野上行刑；罪情轻的，可在市场或朝内服刑。五种流刑要都有安置罪犯的地方。犯了五种流刑的人可以有三处地方安置他们。只有明察案情，处置得当，才会使民众信服。”

帝舜说：“谁担任百工这项职务合适呢？”大家都说：“还是让垂来担任吧！”帝舜说：“好吧！垂啊，你来担任百工的职务吧！”垂跪拜并叩头，还谦虚地让殳斨和伯与来担任这项职务。帝舜说：“好了，去吧，就是你最合适。”

帝舜说：“谁能替我掌管山林川泽中的草木鸟兽？”大家都说：“让益来担任这项职务吧。”帝舜说：“好吧！益啊，你来担任掌管山林川泽的虞官吧。”益跪拜并叩头，并谦逊地表示让朱、虎、熊、罴来担任这项职务。帝舜说：“好了，去吧，就你担任最合适。”

帝舜说：“喂！四方诸侯之长，谁能替我主持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的三种礼节？”大家都说：“伯夷可以。”帝舜说：“好吧！伯夷，你就来作主持祭礼的秩宗吧。你要早晚都恭敬地祭祀神灵；祭祀时的祝祷之辞要正直而清明。”伯夷跪拜并叩头，还谦逊地让夔、龙担任这项职务。帝舜说：“好了，还是你去担任这项职务吧，可要恭敬啊！”

帝舜说：“夔啊，任命你来主持乐律，去教导那些年青人。要把他们教育得正直而温和，宽厚而谨慎，性格刚强而不盛气凌人，态度随和而不傲慢。诗是表达意志的，歌是用咏唱的形式来表达语言的，声是用曲折高低的乐律来表现歌曲的，律是用来调和乐声使它合乎标准的。要使八音和谐，不要弄乱了相互间的伦次。这样就会使神人之间相互和睦。”夔说：“啊！让我们敲打石磬，使磬发出轻重和谐的声音，音乐之声感动得兽类都会舞蹈起来。”

帝舜说：“龙啊！我非常讨厌那些讲坏话的阳奉阴违的人，因为这种人常常用一些邪说和暴行来使我的民众震惊。现在，我任命你作纳言之官，不论早晚都要传达我的命令，并且要及时转达下情。你一定要讲究诚信呀。”

帝舜说：“啊！你们这二十二位负责的官员，要谨慎呀！要时时考虑着完成这顺应天意的事业，创立丰功伟绩。”

按照帝舜的规定，每隔三年要对官员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之后，便将昏暗的官员降职，并将明智的官员升级。于是一切功业都振兴起来了，并且把三苗流放到了远方。

舜三十岁那年被尧召用，在官位三十年，在帝位五十年，后来巡行视察时，登上了衡山，并在那里去世。

皋 陶 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

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敕叙九族，庶明励翼，迓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义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敕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辑民乃粒，万邦作义。”皋陶曰：“俞！师汝昌言。”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

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绋、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挾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

“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颺颺，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功，帝其念哉！”

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

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敌，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译文】

我们来考察古代的皋陶。(传说皋陶和禹在帝舜面前讨论治理天的事情。)皋陶说：“帝要是真正能够实践其美德，那么，计谋就会高明，辅佐帝的大臣们也就都和谐了。”禹说：“好啊！到底该怎样做呢？”皋陶说：“啊！应当慎重地进行自身修养，凡事都要有长远考虑。要宽厚地对待九族的亲属。这样民众就会勤奋地起来辅佐你。事情要由近及远，要先从自身做起。”禹听了之后，连忙拜谢皋陶的明达之言，称赞说：“讲得真是太好了！”

皋陶说：“啊！帝的重要任务在于能够认识人才，在于能够安定民众。”禹说：“呀！诚然像你说的这样，但是真要做到这地步，连舜帝都会感到困难哩。能够认识人才就算得上明智，也就能恰当地任命官员。能够安定民众，这便算是恩惠，民众就会依附于他。既能有识别人才的智慧，又能够给民众以恩惠，那么还怕什么欢兜，又何必迁徙流放三苗，又何必畏惧那些善于花言巧语的谄媚奸佞之人呢？”

皋陶说：“啊！人的行为有九种美德，要想说某一个人有美德，就应当有事实为依据。”禹说：“何谓九德？”皋陶说：“宽厚而能敬谨，温柔可亲而能有所建树，严谨而能办事，有治事的才干而能尊敬上级，和顺而能刚毅，正直而能温和，性情随和而能辨别是非，刚健而能诚实，勇敢坚强而能合乎义；显示出这九种美德，就算是完美了。如果能够每天宣明九德中的三种德行，并且早晚谨慎勤奋，那么，大夫就可以保有他的采邑。如

果每天能够严肃慎重地实践九德中的六种德行，那么，诸侯就可以辅助帝来处理政事并保有他的国家。如果能够完全接受并全面施行九德，把九种德行贯穿在一切事情当中，使才德出众的人能有官位，官员们互相以对方的美德为效法的榜样，那么，各类官员就都可以达到良善的境界。要使大家都能够根据五辰的运行、四时的变化来处理事务，这样，各种事业就会做出很大成绩。不要使贪图安逸的人拥有国家，不要让这样的人作诸侯。处理事务要兢兢业业，因为一两天之内就能发生上万件事体等待处理。不要旷废了各种官职，不要任用那些不称职的人。天定的事功，人们应当竭尽全力去完成。

“天所叙定的伦理，应该有经常的法则。天既然安排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常次序，那么便应当顺从天的意旨，使这些关系都醇厚起来。天所规定的爵位，有一定的礼法，我们要遵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的五种礼法，要经常去实践。推行了五礼，便会使君臣之间互相尊重、同心同德、和睦相处，办好各种事务。天为了使有德的人各称其职，还制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不同文采的服饰，以表示等级的差别。天还制定了五种刑罚，以惩戒有罪的。对于政事应当勤奋啊！努力奋斗啊！

“上天听取意见，观察问题，都是从民众中间听取意见、观察问题。上天表彰善人，惩罚坏人，也是依据民众的意见进行的。上天和下民的意愿是相通达的。谨慎啊！拥有国土的君主们！”

皋陶说：“我的话都顺从符合天意，可以去推行。”禹说：“对啊！照你的话去做是一定能够获得功绩的。”皋陶说：“我没

有什么知识，只是每天都想着要勤勉地尽到辅佐的责任。”

帝舜说：“过来！禹，你也讲一讲你的高见吧。”禹拜谢说：“啊！帝，我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只是整天考虑着怎样孜孜不倦地工作罢了。”皋陶说：“那么，你孜孜不倦地干了些什么事情呢？”禹说：“洪水滔天，包围了大山，冲上了陵冈的时候，民众都沉陷在水中。我知难而进，乘坐四种交通工具去治水和救援。我顺着山岭砍伐树木以作路标，和益一起把捕捞的活着的鱼和鸟兽送给民众充饥。我疏导了九条大河，使它们流向大海；挖深了田间的水沟，使它们通到江河。洪水退去之后，我和稷播种谷物，给民众以谷物和鱼、鸟、兽等食物，还发展贸易，将各地有余货物转运到缺货的地方，积贮起必要的用品。这样，民众的生活才得以安定，千万个诸侯国才得以稳定太平。”皋陶说：“对啊！我要效法你这些明达之言。”

禹说：“啊！帝，你要谨慎地对待你的职位呀！”帝舜说：“是啊！”禹说：“要安于你的职责，要注意事情的先兆，过上安康的生活。要用有德之人来作你的辅弼。这样，大家都会闻风而动，对你言听计从。要平心静气地接受上帝的命令，这样，上天就会不断地赐给你幸福。”

帝舜说：“啊！那些大臣才是最可亲近的人啊！最可亲近的人就是那些大臣啊！”禹说：“是啊！”

帝舜说：“大臣是我的膀臂和耳目。我想辅导指挥民众，你们应当协助我。我要致力于四方，（使天下太平，）你们要去完成这项任务。我想观察古人的图象，看他们怎样把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形象绘画出来；看他们怎样把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形象绣在衣服上；看他们怎样用五种颜料来鲜明

地配合成五种色彩来做成礼服。你们应当把这些都做出来。我要听六种乐律、五种声调、八种乐音，以便从中考察治乱，并且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你们必须把这些都听清楚。我要是有过错，你们就来帮助我改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等退回去以后却又散布不满意的言论。我尊敬在我前后左右的大臣。许多顽愚之人、专进谗言之人，若是不能改恶从善，那就要努力使他们明白道理。假若还不改过，那就要鞭撻他们，让他们记住道理，还要把其罪过写在他们自己的背上，让人们认识他。这样做是为使他们改过自新，不至于犯大罪而陷于死地！官员的职责就在于采纳民众的言论，并向上转达，还要选择正确的意见遵照执行。官员有了过错，只要能改过，就应当再进用他；不肯改过的，就要惩罚他。”

禹说：“对啊！帝，你的光辉照耀天下。海内的黎民、万邦的贤人，都是你的臣民。如果你能够举用贤人，广泛听取意见，按照功绩大小来提拔官员，并赏赐车辆衣服供其享用。这样的话，谁敢不相互谦让？谁敢不恭敬地响应你的号召呢？假若你不能够时常普遍地采纳他们的言论，那么，即使同一天进用许多贤明的官员，也不会做出什么功绩。”

（帝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不要只想着怠惰游玩、戏谑作乐。不要不分昼夜地纵情享乐，不要只驾船去游玩，甚至成群结队地在家里淫乱。这样做，只会遭到严厉惩罚，断子绝孙。我就要这样严厉地惩罚这种罪行。”

（禹说：）“我娶了涂山氏的女儿为妻，辛日成婚，只过了壬日、癸日、甲日，（就忙着出发去治理洪水。）后来，生了启，在家里呱呱啼哭，我也没有功夫去爱护和抚养他，只是忙着大规模

地计划治理水土的事业。经过苦心经营,终于开辟了疆土,划分区域,建立五服的制度,规定各地进献朝贡物品。按照划分,在王畿之外,一直到距离王城五千里的地方,都在管辖之内。我还把天下分为州,每州分为十二个师。九州之外接近四海边缘的地方,每五国都建立一个首长。这些首长都能够根据要求来建立功业。只有苗民负隅顽抗,不肯服役。帝啊!你可要顾虑到这些啊!”

帝舜说:“我仍然要以德教启迪他们。我也要时常考察你的功绩。”

皋陶正在敬谨地从事他的事业,正在实施象刑,作到了使用刑罚公允得当。夔敲击着玉磬,弹拨着琴瑟来伴奏歌咏,祖考神灵都降临了,宾客们也都就位,诸侯国的君主们在互相谦让坐次。这时候,堂下吹打起各种乐器,如笙、小摇鼓、鼗、祝敌等等。笙类和大钟在堂下更换着演奏,鸟兽在优美的乐曲声中都舞动起来。箫韶的乐曲演奏了九节,引得凤凰都鸣叫着配合乐声。夔说:“啊!让我敲着石磬,奏起乐来,让百兽都跳起舞来,让诸位官员都在乐声中融洽和谐。”

帝舜因而作了一首歌,说道:“要谨慎地对待天命,作事情要掌握住时机。”于是,舜又歌唱道:“大臣们都高兴啊!元首也就奋发而激动,百官们便会乐融融!”皋陶跪拜叩头并且大声说:“要注意呀!我们从事盛大的事业,必须慎重你的法宪。要谨慎呀!应当经常检讨你的作为,这样才会取得成功。要慎重啊!”于是皋陶便继续作了一首歌,说道:“元首要是明哲啊!大臣们就会贤良,一切事业都会安定。”皋陶又唱道:“元首如果只顾琐碎事务而目光短浅,大臣们便会懈怠偷懒,一切事业就

会荒废了啊！”帝舜拜了一拜，说：“啊！不错，从今以后要谨慎呀！”

禹 贡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土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既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棗丝。浮于汶，达于济。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义，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峤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鬋珠暨鱼。厥篚玄纁、缟。浮于淮、泗，达于河。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

岛夷卉服。厥筐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义。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杅、干、栝、柏，砺、砥、谿、丹惟菌、帑、栝，三邦底贡厥名。包匭菁茅，厥筐玄纁玕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滎波既猪。导荷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纴，厥筐纤、纴，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谿、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沔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导弱水，至于合黎，馮波入于流沙。

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

于孟津，东过洛跋，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蟠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泮；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导沅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

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沚，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

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译文】

禹治理土地，在经过的路途上顺着山岭砍削树木作为路标，并且为高山大川命名。

冀州：治理的工作是从壶口山开始的，然后就去治理梁山和岐山。已经整修好了太原一带，便又治理到太岳山的南坡。覃怀一带的水利工程已经有了成效，便去治理横流的漳河。冀州的土壤是白色而且柔软的，这里的臣民应当交纳一等赋税，也可以间杂着出些二等赋税。这里的田地属于第五等。恒水、卫水既然已经疏通畅流，大陆泽一带也就可以耕作了。岛夷之民的风俗是穿着皮制的衣服。运输贡物的船只从海里来，可以沿右边的碣石山进入黄河。

济水和黄河之间的兖州：在这个区域中的黄河下游的九条支流都已经疏通，雷夏泽也治理成湖泽，濰河、沮水都流进了这个雷夏泽。（水退以后，）这一带的土地上种桑养蚕，人们也从丘陵上搬下来，居住在平原。这里的土壤黑而且肥美，草长得非常茂盛。这里的树木长得枝干修长。这里的田地属于第六等。这里的赋税等级和治理九州洪水中兖州所完工的序数相当，属于第九等。垦种十三年之后，再和其它州的赋税等级相同。这里所进贡的漆、丝一类物品要经过加工，丝织品染成各种花色，然后用筐子盛着进贡。运输贡物的船只，由济水、漯水航行而来，然后进入黄河。

渤海和泰山之间的青州：碣夷地带已经治理了，潍水、淄水也已经疏通。这里的土壤白而且肥美，沿海的广大地区都有

产盐卤的良田。这里的田地属于第三等。这里的赋税是第四等。这里所进贡的物品有盐、细葛布,以及各种海产,还有泰山山谷中所出产的丝、麻、铅、松和怪石。莱夷一带可以放牧牲畜。山桑和丝放在筐内作为贡品。进贡的路线是由汶水到达济水,(然后再由济水转入黄河。)

勃海、泰山和淮河之间的徐州:淮水、沂水都已经治理好了,蒙山和羽山一带的土地也将要种植庄稼了。大野泽已经容纳四周的流水,东原一带的土地也可以耕种了。这里是带有粘性而肥美的红色土壤,草木也逐渐地生长繁茂起来。这里的田地属第二等。这里的赋税是第五等。这里的贡品是五色土,还有羽山山谷里所出产的夏翟的羽毛、峯山阳坡上所特有的桐木、泗水之滨所产的可以漂浮水面的用来制磬的石料、淮水下游所产的蜃珠和鱼类,进贡时要将纤细的黑色和白色的繒放置在筐内。进贡的船只要由淮水、泗水漂浮而来,然后转入菏泽,(再由菏泽入济水,到黄河。)

淮河和大海之间的扬州:彭蠡泽已经贮蓄了洪水,是冬天大雁居住的地方。三条江水既然已经流入海中,震泽的水利工程也便获得了成功。大大小小的竹林遍布各地,原野的茂草十分繁盛,树木也都高而挺拔。这里的土壤是低洼潮湿的泥土。这里的田地属于第九等。这里的赋税是第七等,也间杂着交纳第六等的赋税。这里的贡品是金、银、铜三种金属,还有美玉、竹木、象牙、犀牛皮、鸟羽和旄牛尾以及木材。岛夷的人都穿着草编的衣服。将贝锦放在筐子里进贡,将橘子、柚子打起包来进贡。这些贡品用船装运,沿着江、海而到达淮水、泗水。

荆山和衡山南面的荆州:江水、汉水都经过这里而东奔大

海,长江的许多支流都集中在这个地区,水势很大。沱水、潜水已经疏通了,使得云梦泽附近的土地可以耕种。这里的土壤是低洼潮湿的泥土。这里的田地属于第八等。这里的赋税是第三等。这里所进贡的物品有鸟羽、旄牛尾、象牙、兽皮和三种金属,还有杔、柘、桧、柏等树木,以及粗磨石、细磨石、磐石、丹砂。菌竹、輶竹、栟木是云梦泽附近的三个邦国所进献的各自的著名产品。进贡的菁茅要包裹好并用绳子缠结起来;进贡的黑绸、浅降色绸以及珍珠串要用筐子盛好。九江这一带地方所进贡的是大龟。进贡的船只由江水、沱水、潜水、汉水中漂浮而来,然后登岸由陆路到洛水,再由洛水进入黄河。

荆山黄河之间的豫州:伊、洛、瀍、涧这些河流经过疏通已经顺利流入黄河,荥波泽已经汇成大湖,可以贮存大量河水,使河水不致横溢。菏泽和孟猪泽之间也疏通了,只有水势极大的时候才可以覆盖孟猪泽。这里的土壤柔软而细致。这里的低洼地带的土壤是肥沃的黑色硬土。这里的田地属于第四等。这里的赋税是第二等,又间杂着第一等。这里进贡的物品有漆、麻、细葛布、贮麻。进贡的纤细的丝絮要用筐子盛着,此外还进贡用来磨制磬的磨石。进贡的船只由洛水航行而来,然后到达黄河。

华山以南和黑水之间的梁州:岷山和蟠冢山经过治理都已经能够种植庄稼了,沱江和潜水也都疏通了。蔡山和蒙山已经开导得平坦些了,桓水一带的夷民居住区域也治理成功了。这里的土壤青而发黑。这里的田地属于第七等。这里的赋税是第八等,又间杂出第七和第九等。这里进贡的物品有美玉、铁、银、钢铁、硬石和磬,还有熊、黑、狐、狸四种兽皮以及地毯

等毛织品。西倾山的贡品要由桓水运来，经过潜水、沔水，然后陆行至渭水，横渡过渭水而进入黄河。

黑水和西河之间的雍州：弱水已经往西流了，泾水已经疏通，从北岸流入渭水曲处。漆水沮水在疏通之后已经顺畅地流下去，沔水也与渭水会合了。条荆山和岐山的工程已经完工，终南山、惇物山，一直到鸟鼠山的水利工程也都完工了。高原和低洼处都经过了施工，甚至荒芜之地也都进行了修治。三危一带已经可以住人，因而三苗的民众都得到安置。这里的土壤呈现黄色。这里的田地属于一等。这里的赋税是第六等。这里贡纳的物品有美玉、美石和宝珠。进贡的路线由积石山附近进入黄河，到达龙门山间的西河，然后会在渭水的湾子里。进贡地毯的有昆仑、析支、渠搜等邦国，于是西戎各国都安定了。

治理山地从岍山开始，到达岐山，再到荆山，越过了黄河，又从壶口山开始，经过雷首山，到达太岳山。再从底柱山开始，经过析城山，到达王屋山。又从太行山开始，经过恒山，到达了碣石山。这时候，山脉已经进入海中。又从西倾山开始，经朱圉山、鸟鼠山，而后到达华山。再从熊耳山开始，至于嵩山、桐柏山，一直到陪尾山。再从嶧冢山开始，到达荆州的荆山。又从内方山开始，到达大别山。再从岷山的阳坡治起，到达衡山，越过九江，而到达了庐山。

疏导弱水，让它流到合黎，其下游流入沙漠地带。

疏导黑水，让它流到三危，其下游流入南海。

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到了龙门山，又向南流到华山的北面，然后向东经过底柱山，又向东到达孟津，再向东到洛水的弯曲处。到了大伾山，然后折转向北，经过降水，到达大陆

泽；再向北分为九条支流。这九条支流共同承受着黄河的大水，把它导入于大海。

从蟠冢山开始疏导漾水，向东流则为汉水，再向东流便是沧浪水，经过三澨水，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再向东便汇成大泽，就是彭蠡泽，向东称为北江，然后由长江流入大海。

从岷山开始疏导长江，向东则别出一条支流，称为沱水，再向东到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然后蜿蜒斜流向东和淮水相会，再往东流就称为中江，然后流入海中。

疏导沇水，东流则称为济水，然后流入黄河，河水流溢而成荥泽；然后自陶丘的北面向东流去，一直流入菏泽；再向东北和汶水相会，又向北流，然后折转向东流入大海。

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淮河，向东和泗水、沂水相会，再向东入大海。

从鸟鼠山开始疏导渭水，向东和沔水相会，再向东和泾水相会；然后经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

从熊耳山开始疏导洛水，向东北则与涧水、瀍水相会；又向东和伊水相会，然后往东北流入黄河。

九州的水利工程都已经完成，四方的土地都可以居住了。九个山系经过开凿治理，都通行道路。九个水系经过疏浚都畅达了。九州的大泽都筑起堤防而不会决溢。于是四海之内的民众都归附了，六府的事务都办理得很好。各处的土地经过考查，都评出了优劣等级，各地贡纳的赋税也都谨慎地作了规定。民众要按照上、中、下三等土质情况交纳赋税。把土地和民众赏赐给诸侯，赏赐的次序是按照诸侯的品德来决定的。这样做，天下之人就不会抗拒我们的命令了。

王城以外五百里的区域属于甸服。相距王城一百里者，将割下的庄稼贡来；二百里者，将庄稼的穗头贡来；三百里者，将谷物脱粒去掉谷壳后贡来；四百里者贡粟；五百里者贡米。

甸服以外五百里属于侯服。其间百里者，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二百里者，是封男爵的区域；三百里者，是封诸侯大国的区域。

侯服以外五百里属于绥服。其间三百里以内者要斟酌情况来推行文教；三百里以外者要使民众勤奋地熟悉武事，能够守卫疆土。

绥服以外五百里属于要服。其间三百里以内是让夷人居住的地方；三百里以外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要服以外五百里属于荒服。其间三百里以内者是蛮荒地帶；三百里以外者也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这个时候的疆域，东面到大海，西面到沙漠地带，无论是北方或是南方，都推行了政令教化，使声威遍于四海之内。因此，帝舜把青黑色的圭赏赐给禹，用以表彰他所完成的巨大功业。

甘 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

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译文】

将要在甘这个地方发动大战，于是夏王便召集了六军将领。

王说：“啊！诸侯将领和士兵，我向你们发出以下的命令。有扈氏倒行逆施，一意孤行，轻蔑侮辱五行，怠慢废弃应当遵循的正朔历法。因此，天要断绝他的国运。现在，我只有恭敬地奉行天的意志去惩罚他们。兵车左边的战士，如果不善于攻击左方的敌人，那么，你就是不恭谨地听从我的命令；兵车右边的战士，如果不善于攻击右方的敌人，那么，你也是不恭谨地听从我的命令；驾驭战车的士兵，如果不能使车马进退旋转适当，那么，你也是不恭谨地听从我的命令。你们要是听从我的命令，我就报告祖先神灵而赏赐你们；要是不听从我的命令，我就在社神的神位前将你们杀戮。如果不听从命令，那么，不仅杀戮你们，而且连同你们的儿子也要一起杀掉。”

汤 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穡事而割

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译文】

王说：“来吧!诸位，都来用心听我讲话。并不是我这年青人敢去作乱，而是因为夏的罪恶多端，天命令我去攻灭它。

“现在，你们众人，常说：‘我们的君主太不怜恤体贴我们大家，荒废了我们农事而去征伐夏邑。’我已经听到你们的意见了，但是，夏氏犯有大罪，我畏惧上帝发怒，所以不敢不执行上帝讨伐夏的命令。”

“如今，你们问我，说：‘夏的罪恶究竟怎样呢?’夏王的罪恶是耗尽了民众的力量，损害了夏邑，民众都因而怠慢不恭，跟他不和洽，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会灭亡呢?我情愿跟你共同灭亡!’夏的罪行如此，所以我如今一定要前去攻灭它。”

“希望你们辅助我，来推行天的刑罚。我将重重地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是不会背信食言的。你们如果不听从我的誓言，我就要把你们和你们的儿子都杀掉，没有一个能得到赦免。”

盘 庚(上)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

盘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众，悉至于庭。

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衣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恤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迟任有言曰：‘有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

“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

“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译文】

盘庚迁都于殷，民众都不喜欢住在这里。盘庚于是就吁请一些亲近的官员，让他们出来对民众讲话。

（这些官员对臣民们发表讲话，）说：“我们的君王迁到殷来，居住在这里，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看重我们民众，使民众不致通通都受害而死。假若大家不能互相帮助而求得生存，就是研究了占卜的结果，又将如何呢？按照先王的制度，必须恭谨地顺从天命，因此他们就不敢长久地居住在一个地方，所以从立国到现在就已经迁徙过五次了。如果现在不继承先王的制度，不知道天的决断和意志，那么，怎样能说我们继承着先王的功业呢？如同已经仆倒的树木又生出新芽来一般，天将会使我们的国运在这个新邑永久地继续下去，这样才能够继承和恢复先王们的伟大事业，从而使天下四方安定。”

盘庚教诲民众，要顺从在位的官员，要遵守旧时的法规，要以法度为准则。盘庚告诫官员们说：“不要胆敢隐瞒民众对上级所进行的规谏！”

王命令众人，都到王庭上来。王这样说：“你们都过来！我要告诫你们，教训你们，为的是要你们去掉邪杂的心愿，不要只想着游乐和放纵、安逸。

“从前我们的先王，总是考虑着任用旧人，和他们共同办理政务。先王向群臣发布政令，群臣都不敢隐匿先王的意旨而不下达，先王因此对他们都很满意和敬重，大臣们也都不敢说越轨的话，民众的行为也因此大有改变。现在你絮絮聒聒地编造出一些邪恶浮夸的话来蛊惑人心，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在争论些什么。

“这并不是我自己荒废了这先王的美德；只是你们放弃了这美德，不把我的意见放在眼里。我对你们的行为洞若观火，知道得非常清楚。这当然也怪我谋划不周，没有严格的教诲你们，以致造成你们的过失。”

“就像把网系结在纲上一样，作事情应当有条不紊；就像农人从事田野劳作，只有努力耕种，付出了辛劳，才能获得丰收。”

“你们应当能够去掉自己的邪心杂念，对别人能施与实在的德惠。当然，对于你们各自的姻亲、朋友也要这样做。只有这样做了，你们才敢说句大话，说你们自己已经积累了德惠。你们不怕在遥远的将来或者近日会有大灾难发生，只是像怠惰的农人一样自己寻求安逸，不奋勉的操作劳动，不从事田野劳作，于是就不会收获到黍稷。”

“你们不去向臣民宣扬良善的言论，这就是你们造成的祸害；于是毁坏、灾祸和內外的扰乱都生出来，最终的结果是你们自己害了自己。既然你们已经先为民众所讨厌，那么，你们遭受了痛苦，你们这时候后悔怎么还来得及！”

“看看这些小民，他们尚且顾及我所劝诫的话，（那么，你们就更应当慎重了。）要是你们发言有错误（就应当顾及我的规诫，）更何况我还操纵着对你们的生杀之权呢？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却用谣言来相互鼓动，以此来恐吓煽惑民众。（人心是容易受到蛊惑的，）就好像大火在原野上燃烧起来，猛烈得连接近都无法接近，怎么能够把它扑灭？这种情况是你们自己做了许多坏事造成的，并非我有什么过错。”

“迟任曾经说过：‘任用官员要用旧人，使用器物就不要去找旧的，而要新的。’从前我们的先王，跟你们的祖先父辈，是一起休息或劳动、休戚与共的，我岂敢对你们施用不合理的刑罚？我们世代代都计算着你们的功劳，我不会埋没你们的善言懿行。现在我要隆重地祭祀我们的先王，你们的祖先也一起来享受我的祭祀。是降福或是降灾给你们，全凭先王和你们祖先的意旨，我也不敢给你们不合理的恩惠。”

“我来告诉你们做事的困难，比如射箭，必须有一个目标并且射中它，才算恰到好处。你们不要轻慢上年纪的人，也不要藐视年轻人。你们应当永久地居住在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勤勉贡献出你们自己的力量，一切都要听从我的谋划。”

“无论亲疏，我都一律对待，要以刑罚惩办其罪行，要以赏赐来表彰其善行。国家治理好了，是你们大家的功劳；国家治理得不好，那是我一人过错。”

“凡是你们众人，都要把我的话相互转告。这就是，从今以后各人都要敬谨地去做你的事情，把你职位以内的事做好，不要随便乱说。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刑罚就会施加到你的身上，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不要后悔。”

盘 庚(中)

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鬻。其有众咸造，勿褻在王庭。

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

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

“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钦念以忱动予一人。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沉。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忱。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

“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

“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羞尔，用怀尔，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万民乃不生

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

“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

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呜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剿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

“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译文】

盘庚开始筹划，打算把臣民迁过河去。于是便集合了那些不愿意迁徙的人，准备尽心地讲出一番至诚的话，（来规劝他们。）这些民众都来了，恭敬地登上王庭，没有敢于狎慢不敬的。

盘庚把这些民众都叫到近前，说：“你们要认真听我的告诫，不要漠不关心而违背了我的命令。啊！从前我们的先王，没有不是保护民众的，民众也都能体察先王的一番苦心，很少有违背天时去做事的情况发生。”

“过去上天把大祸降给我们，先王并不留恋他所建立的家园，而是以民众的利益为准则迁往新都。你们何以不去想想我们的先王对于民众的怜恤和慰问的情形呢？先王保护你们，为你们谋利益，是要和你们共享安乐，并不是你们有什么过失而

把迁徙来当作一种惩罚。我现在呼吁你们到新邑来，也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并且以此表示遵从先王的意志。”

“如今我打算带着你们迁徙，从而安定邦国。你们不忧虑我心中的困苦，你们的心情却很不协和，也不平心静气地慎重考虑。你们的做法，不仅惊动了我个人，而且也是你们自己自找困厄、自寻苦恼。这就像大家共同乘船一样，坐上船后却不愿渡过河去，以致败坏了船中所载的货物。你们的诚意不够，那只有大家都沉下河去。你们自己不来检讨一下，将来一定自己怨恨自己，可是那样又有什么益处呢？”

“你们不做长远打算，也不去想你们面临的灾害，你们只是助长大家的忧愁。若像现在这样不迁往新邑，那么便会是只有今天而没有以后了，上天还怎么会容许你们生存呢？现在我要命令你们同心同德，不要有秽言秽行来玷污自己，要警惕有人把你们拉向邪路，引诱你们的心术邪僻不正。我要求上天延续你们的命运，我哪里是来惩罚你们？而是来保护、抚育你们众人。

“我想到我那已经成为神灵的先王当年慰劳你们先人的情形，所以我很应该向你们提出一些忠告，用以表示对你们祖先的怀念。假若我在政务上有了过失，永久住在这里而不迁徙，那么，先王就会重重地给我降下惩罚和疾病，责备我说：‘为何虐待我的民众！’假若你们民众不能好好谋生，不能很我同心同德，那么，先王也会降给你们以罪过与疾病，责备你们说：‘为什么不和我的幼孙相亲近呢？’所以说，你们要是有了错误的行为，那就会由天上降下灾祸来惩罚你们，你们是没有什么办法来逃避的。”

“从前我们的先王既然慰劳过你们的祖先及父辈，因此你们也应当是我的好民众。你们的心中要是有了作恶的念头，我们的先王就会告诉你们的祖先和父辈，你们的祖先和父辈就会弃绝你们，不来挽救你们的死亡。”

“现在有些执掌权柄的大臣扰乱政务，聚敛贝玉等财宝。你们的祖先和父辈就会报告我们的先王，先王就会说：‘施行刑罚给我的子孙！’于是，先王便会重重降下灾祸。”

“啊！现在我告诉你们，事情是不容易的。你们要永远谨慎于那些大的可忧虑的事情，你们相互间不要疏远，而要相互亲近，要能够互相容忍谦让，各人心中都要有和衷共济的观念。假若有人不善良不和顺，贻误大事而不服从命令，诈伪奸邪并犯法作乱，那么，我就要杀尽他们，连幼童也不留下，不让他们后代迁到新邑去蕃衍。”

“去吧，去谋求幸福生活吧！如今我要带领你们迁移，在新邑重建你们的家园。”

盘 庚(下)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

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

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

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译文】

盘庚已经迁移到新邑，在他所住的地方安顿下来。盘庚在他的朝廷之位上，发表讲话以告诫众人。

盘庚说：“你们不要戏谑怠慢，而要勤奋起来努力完成重建家园的辉煌使命。如今我要披肝沥胆，把我的肺腑之言明确地告诉你们众官员。我并不是要把罪过加在你们众人身上，希望你们不要心怀不满，也不要互相勾结在一起散布谗言来诽谤我。”

“从前我们的先王，为了创立更大的功业，便迁徙到高亢的地方去。因而，消除了我们的灾难，并且使我们的邦国取得了嘉美的功绩。如今我们的民众流离分散，没有安定居留的地方。”

“你们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使万民震动而迁徙呢？’我之所以迁徙，是上帝将要使我们恢复我们祖先的德行，从而安定治理我们的家园。我要孜孜不倦地向着忠厚谨慎的目标迈进，恭谨地保护民众的生命，从而使大家永

远幸福地居住在这新邑。”

“现在我这年轻人，不敢放弃先王的这种谋划，而是谨慎地妥善地遵从先王的命令。你们每个人都不要敢于违背我们占卜的结果，你们应当大大彰露卜兆的灵异，从而发扬光大我们这美好的事业。”

“啊！各国的君主，各位大臣，诸位官员，你们要好好考虑各自的责任呀！我将要视察你们的工作，提拔你们中间的优秀人才。你们要慎重地对待我们的民众。我不会去任用那些爱财的人。你们要是能相互团结为臣民生财致富，能保护民众，使民众安居乐业，那么我就选拔你们以示嘉奖。现在我已经把我的肺腑之言告诉了你们，不管你们是否都同意这些讲法，但还是希望不要有一个人不顺从。不要聚敛货宝，而要为民众的生活做出贡献。你们要广布德教，要永远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乙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

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译文】

彤祭高宗的那天，有一只山鸡飞到祭器上鸣叫起来。祖乙说：“（山鸡在祭器上鸣叫，是怪异之事，）这要先去报告王，让他改正祭祀的事情。”

祖己于是告教王说：“上天考察监视着下民，天是主持公平、主持正义的。天赋予人的寿命有的长久，有的不长久，这并不是天无故使人夭折，让人中途断绝了生命。而是因为有些人不肯顺着美德来调整自己的言行，还不肯听从天所给予的惩罚。天既然发布命令来纠正这种人的行为，但他们却说：‘天还能把我怎么样呢？’

“啊！王呀，你要恭敬地对待上天赐给你的臣民，你们都是天的后嗣。王在祭祀的时候，自己先王父庙中的祭品不要过于丰盛。”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

台？”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译文】

西伯已经战胜了黎国，祖伊很恐慌，急忙跑去向王报告。

祖伊说：“天子！上天既然终止了我们殷的命运，把大龟的灵性转给了别人，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吉凶。这并不是我们的先王不帮助我们后人，都是因为王太荒淫而沉湎于酒乐之中，所以就自己断绝了国运。由于这个缘故，天也就抛弃了我们，使我们不能安宁地生活，使我们没有饭吃。这都是因为我们不能揣度上天的性情，不去遵循常法。

“如今我们的民众没有一个不希望我们国家灭亡的。他们说：‘天为什么还不降给王惩罚呢？’如今天惩罚王的命令还没降下来，王将怎么办呢？”

王说：“啊！我生在世上为君主是上天的命令，民众能够把我怎么样呢？”

祖伊回答说：“啊！你的罪恶许许多多都罗列在天上了，怎么能够责备天呢？怎么能希望天给你好的命运？殷的趋于灭亡，全是由于你的过错造成的。这样下去，不会不使你的邦国灭亡的。”

微 子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乱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

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隤，若之何其？”

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牲牲用以容，将食无灾。

降监殷民，用义仇斂，召敌仇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

“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

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隤。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

【译文】

微子这样说：“父师，少师，我们殷国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治理四方，无法使天下走上正路了。我们那些创造过辉煌业绩的祖先都已经作了古人而在天上了；我们却沉醉在酒中，并因而就胡乱地在人间败坏自己的品德。我们殷国无论年少的或

是年老的，都喜好抢劫、偷窃、作乱。那些卿士执掌大权，都相互效法着去做不法的事。对犯了罪的人，竟然都常常捕获不了。小民正在兴起，互相敌对仇视。如今殷就要灭亡了。好像渡过大河，这河无边边际，又没有渡口。殷终究是要灭亡的，那就是在现今了。”

微子说：“父师，少师，我是出发到别处去呢，我还是住在家中直到老年，甚至是退隐在荒野呢？如今你们若不指点我，将来我要是仆倒坠落了，那该怎么办呢？”

父师这样说：“王子！上天重重地降下灾祸来灭亡我们殷邦，让我们的官员和民众都沉醉在酒中。这些人竟然都不怕惩罚，竟然敢于违抗那些年长的、在位已久的官员。现在的殷民，居然顺手偷窃祭神用的整个纯色的牲畜，而官府却宽容他们。他们吃了这些牺牲却没有一点灾殃。”

“现在上天正在监视着殷民，目的在于使天下太平。如今横征暴敛，以致招来民众的仇视，却仍旧暴敛不已。各种罪恶合成了一体，许多民众受了无限的痛苦而无处控诉。”

“商如今就要有灾祸了，我们都要受到灾难。商就要灭亡了。我不会去作敌人的臣仆。”

“我曾经劝告过王子逃走，我早就说过王会害你的。王子假若不赶紧出走，我们就要彻底灭亡了。还是大家自作打算吧，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去献身于先王开创的事业，但我不考虑逃亡的事情。”

牧 誓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译文】

那时候是甲子日，天刚刚黎明，王一大早就到了商都郊外的牧野这个地方，在那里率领军队宣誓。

王左手拿着一把黄色的青铜大斧，右手拿着一一条白色的旄牛尾来指挥。王说：“辛苦了，你们这些从西方远道而来从征

的将士们！”

王说：“啊！我们尊敬的友邦国君、主持事务的官员们、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邦国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立好你们的矛，我就要宣誓了！”

王说：“古人有句话道：‘母鸡是不应当早晨打鸣的，如果母鸡在早晨打鸣，那么这个家必定要败落。’如今商王纣，专信妇人的话并按着执行。轻蔑地抛弃了对祖先的祭祀，不报答神灵赐予的恩惠；舍弃了他的先王遗留下的同父母兄弟，不任用这些兄弟。他却把天下的罪恶多端的逃亡者来崇敬、来提拔、来信任、来使用，让他们作大夫卿士，使他们得以暴虐地对待百官，在商邑任意犯法作乱。

“现在我姬发，只有恭敬地来推行天对他的惩罚。今天的事情，在行进中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下来，整顿一下行列。你们大家要奋勉呀！在刺杀中，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就停止下来，整顿一下。奋勉呀你们这些人！你们要威武雄猛，像虎、貔、熊、黑一般，在商都郊外大战一场。不要杀掉投降的人，以便使这些人到西方去为我们服劳役。奋勉呀你们这些人！你们若不奋勉作战，我就要把你们杀掉！”

洪 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鹭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斁。”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叙。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茆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

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太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八、庶征：曰雨，曰暵，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

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僭，时暵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

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暵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义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义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

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译文】

周武王十三年，王去拜访箕子。

王于是说：“啊！箕子。天是保护世间民众的，天使民众们互相和睦地住在一起。我不知道天使世间的民众安居乐业的常理究竟有哪一些。”

箕子回答说：“我听说在从前，鲧曾经采用堵塞的办法治理洪水，结果扰乱了五行的规律，上帝于是大怒，不把九类大法授给他。这样，那些治国安民的常理就败坏了。鲧被诛责而死去，禹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继续治理洪水，于是天便把那九类大法赐给了禹。这样，那些治国安民的常理才被规定下来。

“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恭谨地做好五件事情；第三，是勤勉地施行八种政治；第四，是调和五种天象时令；第五，是建立君主的法则；第六，是治理民众要用三种德行；第七，是用卜筮来解决疑惑从而达到明哲；第八，是要认真考查天的各种征兆；第九，是要用五种幸福劝勉人们，用六种惩罚规谏人们。”

“第一，五行。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属，五是土壤。水向下面润湿，火向上面燃烧，木可以弯曲或伸直，金属在熔化后可以根据人的要求而变成不同形状，土壤可以种植庄稼。向下面润湿的水，它的味道是咸的；向上面燃烧的火，它的

味道是苦的；可以弯曲或伸直的木，它的味道是酸的；在熔化后可以根据人的要求变成不同形状的金属，它的味道是辣的；种植庄稼的土地，它的味道是甜的。”

“第二，五事。一是态度，二是言论，三是眼光，四是听觉，五是思考。态度要恭敬，言论要正当，眼光要明亮，听觉要清晰，思考要通达。态度恭敬，就能严肃；言论正当，就可以治理事务；能眼光明亮，就会有智慧；能听得清楚，就会有计谋；思考能通达，就能做到圣明。”

“第三，八政。一是主管粮食的官，二是主管财政的官，三是掌管祭祀的官，四是管理民众、土地等的司空，五是掌管教育的司徒，六是捕审盗贼的司寇，七是招待诸侯的宾，八是主持军事的师。

“第四，五种天象时令。一是年岁，二是每年的月数，三是每月的日数，四是观察星辰，五是推算历法算数。

“第五，至高无上的原则，天子应当建立起这样的原则。天子要聚集五种幸福，用来普遍地施与那些民众。这样，民众就会拥护天子所建立起来的至高无上的原则，跟天子共同遵循这些原则。凡是民众，都不允许结党营私，不允许为非作歹，只要人们不结成私党，那么，人们就会把天子所建立的原则作为最高准则。凡是臣民，都应当为天子谋虑，为天子办事，都应根据天子所建立的原则要求自己，你要牢牢记住这一点。虽然他们的作为有时候不怎么合乎最高原则，但只要还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天子就应当宽容他。如果有人态度谦逊地告诉你：‘我所爱好的就是你所建立的道德规范。’那么，你就应当赏赐他一些好处。这样，人们就会把天子所建立的道德规范当

作至高无上的准则而加以遵守了。不要虐待那些无依无靠的孤独者,然而,对于那些显赫的贵族却要畏慎。人们中间有能力、有作为的人,便应当让他们继续发挥其才能,提高其德行。这样,邦国就会昌盛。凡是担任官职的人,都应当给他们以丰厚的待遇,使他们又富又贵。如果你不能让臣下为王室作出贡献,这样的臣下就会走上邪路。对于那些不喜欢你所建立的道德规范的人,尽管你赏赐给他许多好处,那他也会给你带来许多危害。不应当有任何偏颇,要完全遵循王的法则;不要私心有所偏爱,要遵循王所规定的道理。不要私心有所偏恶,要遵循王所规定的正路。只有王不偏私、不袒护,那么,王的道路才能平坦;不偏袒同党,也没有偏私,王的道路才能平易;要做到不反复无常、不偏斜不正,这样,王的道路才会又正又直。天子率领诸侯、百官、臣民,要有法则,人们归附天子也要有法则。天子所宣布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就是要经常遵循的法令,就是天子的教导。这个教导是合乎上帝意旨的。凡是臣民,都应当把天子所宣布的准则当作最高准则,只要按照这个最高准则办事,也就算是亲附天子了。所以说,天子应当像作臣民的父母一样,来作天下臣民的君主。”

“第六,三种治理臣民的办法。一是能够端正人的曲直,二是以刚取胜,三是以柔取胜。要想使邦国平稳安康,就必须端正人的曲直。对于那些强硬而不持友好态度的人,必须用强硬的办法制服他;对于那些态度柔和可亲的人,就要用怀柔的办法联络他。对于智识低下愚蠢的人,要用强硬的办法制服他;对于高贵而明智的人,要用怀柔的办法联络他。只有君主才可以有造福于人之权,只有君主才有加人以刑罚之权,只有君主

才可以享用美食。臣下则没有权力造福于人、惩罚人、享用美食。臣下假若有造福于人、惩罚人和享用美食的权力，那就会对王室带来危害，给国家带来凶灾。这是因为，臣下有了这些权力，就必定偏邪不正，民众也就会不守本分而走上邪恶之路。”

“第七，解决疑难的方法。选择并建立掌管龟卜和易筮的官员，分别让他们用龟甲占卜或用蓍草占筮。卜筮的征兆如下：有的像雨，有的像雨后初晴时云气在空中，有的像雾气蒙蒙，有的像若有若无的浮云，有的像相互侵犯的凶灾气色，有的是称为贞的内卦，有的是称为悔的外卦。共有七种，属于龟甲占卜的有五种，属于蓍草占筮的有两种。卜筮时要根据这些征兆来推演变化。任用这些人卜筮，假若三个人来判断龟兆和卦象，应当信从其中两个人的判断。如果你遇到了重大的疑难问题，应当首先自己考虑，然后再和卿士商量，再和庶民商量，最后问及卜筮。如果你自己赞同，龟卜赞同，筮占赞同，卿士赞同，庶民赞同，这就叫大同。这样，你的身体就会安康强健，你的子孙也一定会兴盛吉祥。如果你自己赞同，龟卜赞同，筮占赞同，卿士不赞同，庶民不赞同，那么，这也是吉利的。如果卿士赞同，龟卜赞同，筮占赞同，你自己不赞同，庶民不赞同，那么，也是吉利的。如果庶民赞同，龟卜赞同，筮占赞同，你自己不赞同，卿士不赞同，那么，也是吉利的。你自己赞同，龟卜赞同，筮占不赞同，卿士不赞同，庶民不赞同，这样，就只对内吉利，对外就不吉利。如果龟卜不赞同，筮占不赞同，即使你自己赞同，卿士赞同，庶民赞同，也是不可有所举动的，只有安静而无所作为才吉利，如果有所举动，就会遇到凶险。”

“第八，各种征兆。有的是下雨，有的是晴天，有的是温暖，有的是寒冷，有的是刮风。假若这五种现象，都能按照一定的规律适时地发生，那么，各种草木就会茂盛地生长，庄稼也会丰收。如果一种现象过多，就会有凶险；如果一种现象过少，也会有凶险。”

“良善吉利的征兆。如果天子办事恭谨，那么雨水就会按时降下来；如果天子有治国的才干，那么就会有充足的阳光；如果天子明智，那么就会及时温暖；如果天子有计谋，那么就会及时寒冷；如果天子明达，那么就会及时刮风。”

“各种坏征兆。如果天子行为狂妄，那么大雨就会连绵不停；如果天子办事有差错，那么天气就会干旱不雨；如果天子贪图安逸享受，那么天气就会经常炎热；如果天子办事急躁，那么天气就会经常寒冷；如果天子办事不精明，那么风就会刮个不停。

“对于王，要就一年的情形来观察；对于卿士，要就一月的情形来观察；对于师尹，要就一天的情形来观察。全年、全月、全日和四时都没有改变常态，一切农作物就会因而成熟，政治也就清明，杰出的人才就会显达，国家就会太平康宁。全年、全月、全日和四时假若改变了常态，那么，一切农作物就不能成熟，政治也就黑暗而不清明，杰出的人才就不会显达，国家也就不能安宁。民众的象征是星。星有喜好风的，有喜好雨的。日月运行固然可以形成冬季和夏季，但月亮遇见了星，那也会刮风下雨。（所以说民众像星一样虽微贱，但也可以影响执政者。）

“第九，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富裕，三是健康安宁，四

是修养美德，五是年老而得善终。六种惩罚。一是横死而夭折，二是生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丑陋，六是懦弱。”

金 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埴。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

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

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

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鸛鸣》。王亦未敢诮公。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晴，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译文】

在灭商的第二年，武王生了病，身体很不舒服。太公和召公说：“让我们恭敬地为王的疾病占卜吧。”周公说：“只是占卜，还不能够感动我们的先王。”

周公于是把这事当作自己的任务，在一块祭祀用地上筑成三座祭坛。在祭坛南边又筑成一坛，周公面向北方的三座祭坛，立在南边的坛上，安放下玉璧，手里拿着珪，向太王、王季和文王祷告。

史官把周公祷告的言辞写在典册上，祷辞说：“你们的长孙某人，遭遇了十分厉害而又险恶的重病。像你们三王，实在有保护你们子孙的责任于天上。就用旦来代替某的身子吧。我仁厚而又伶俐乖巧，能够多材多艺，能够事奉鬼神。你们的长孙不像旦这样多才多艺，又不能事奉鬼神。并且，他在上帝那里接受了任命，按照上帝的意旨来普遍地保有天下，治理四

方，因而能够在人世间使你们的子孙安定康乐。天下四方的民众，对他没有不尊敬而畏惧的。啊！你们三位先王，不要丧失了天降给我们的宝贵国运，这样，我们的先王也就永远有所依靠，（因为世上会有其子孙来祭祀他们。）现在我就要通过龟卜来接受你们的命令了。假若你们答应我的请求，我就把璧和珪这两种珍贵的玉器献给你们，然后回去等待你们的命令；如果你们不答应我的请求，那我就把璧和珪收藏起来，（不献给你们。）”

于是占卜了三只龟甲，通通都是吉利的。再展开占卜所用的简册对照所载的占辞，也都是吉利的。

周公说：“从龟兆来看，王将不会有什么灾害。我这年轻人刚刚从三位先王那里接受了命令，我们应当考虑如何能够永远保持我们的国运，并做出谋划。现在我们就耐心等待吧，先王是能体会我的请求的。”

周公回去，就把祷告三王的简册放进用金属绳子所捆扎的柜子里。第二天，王的病就痊愈了。

武王既已死去，管叔和他和几个弟弟就在国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要对还是小孩子的成王做出不利的事情。”于是，周公对二公说：“我若不对散布谣言的人施加刑罚，我就无法报告我们的先王，（从而愧对祖先神灵。）”

周公东征，在东方居住两年，于是罪人就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以后，周公就作了一首诗送给成王，这首诗的名称叫《鸛鸣》，（向成王表明宁可消灭管叔、蔡叔，也不能使周朝灭亡。）成王虽然有些不同意周公的意见，却没敢责备周公。

秋天，五谷全都成熟，丰收在望，但还没有收获。然而，天

却降下了大雷闪电，并且刮起大风，庄稼都被吹得倒伏在地上，大树也被连根拔了起来。国内的人都非常恐慌。王和大夫们都穿上礼服，恭敬地打开用金属绳子捆扎的柜子，观看放在里面的简册上的祷告之辞，这才知道了周公曾经以自身为质，情愿代替王去死的记载。二公和成王便向史官和办事的官员们询问这件事。他们回答说：“实在有这件事情。啊！周公命令我们保守秘密，所以我们才不敢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成王拿着这些简册，哭泣着说：“没有必要去为周公是否忠诚的事情去恭敬地占卜了。过去周公勤劳地为王室工作，只是我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这些事情。现在上天动怒发威来表彰周公的美德。因此，我这年轻人要亲自去迎接他，这样做，按照我们国家所规定的礼仪也是应该的。”

成王走出郊外去迎接周公，天就晴了起来，而且按照相反的方向刮起了风，被吹倒的庄稼便又都重新站了起来。二公便命令国内的人，把凡是被刮起吹倒的大树，都重新扶起来，并在根部培土加固。于是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

大 诰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敷贲敷前人

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于闭。

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蠹。’

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

今蠹今翼。曰，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敕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

“肆予冲人永思艰，曰：呜呼！允蠹，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义而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绥予曰：‘无咎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王曰：“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若勤哉！天闷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天棐忱辞，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艰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宁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

王曰：“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

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穉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译文】

王这样说：“啊！我要郑重地向你们这许多诸侯之国，以及你们的众官员们，发布指示和命令。不幸得很！天把大祸降给了我们的国家。这灾祸正在继续发展，一刻也没有停息。（为了拯救危难，）于是我这个年轻人，便承继了无限重大的君主的任务。我不够明智，尚且不能率领民众走上安康之路，又怎么能说可以感动上天并因而知道天命了呢？”

“唉！我这年轻人的处境就好像渡过深渊那样危险，因此，我只好苦苦寻求能够安全渡过的办法。摆下占卜用的龟甲，让它来宣示我们的前辈是怎样从上天接受任命的，（从而启发我们，激励我们，去战胜困难，）使我们不忘记前人所开创的伟大功业。我虔诚地相信占卜，我不敢隐瞒上天的威严意旨。”

“文王传给我们硕大而宝贵的龟甲，现在我们就用这龟甲占卜，卜问上天给我们的命运。我到龟甲跟前察看卜兆，从而弄清楚了上天的命令。卜辞告诉我说：‘西方有一场大灾难，所以西土之人也不会安静，阴谋叛乱的人正是蠢蠢欲动。’殷的余孽竟然敢于妄图东山再起，妄图恢复他们的王业。他们利

用上天给我们降下灾祸的机会，知道我们的国家正有困难，民众也不安康，便猖狂地说：“我们要复辟！”（这些原先被我们打败的人，）现在却反而鄙视我们周邦。”

“如今动乱已经起来了。就在这消息传来的第二天，就有十位贤达的官员主动来辅助我，要去奠定文王、武王当年所创立的事业。我们所进行的这件大事是吉祥的，我所有的占卜结果通通都是吉利的。因此，我来告诉我友好邻邦的君主们，以及尹氏、众武官和一般的官员们，我要对你们说：‘我得到了吉利的卜兆，我要和你们众多的邦国一起，去讨伐殷国的犯罪之臣。’”

“你们众国君，以及众武官、众官员们，没有一位不反对我的意见，你们说道：‘这件事情太艰巨了，会使民众不得安静，而且这些作乱的人，有的与王室有关，有的是诸侯。我们这些年轻人，应该孝敬，（有些作乱的人是我们的长辈，）所以不可去征伐他们。王何不违背龟卜的意旨，（而停止征伐的准备呢？）’”

“我这年轻人，曾经很长久地考虑过这艰难的任务，也曾感慨地说：啊！（不要去征伐了，）以免骚扰了孤苦无依的人们，可怜哪！但是，我受到了天的派遣，天把重大的责任和艰巨的任务放在我的肩上，所以，我这年轻人，自己也就不能怜恤许多了。你们国君，以及多士、尹氏，御事等官员，都应该劝告我说：‘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和怜悯，决不当不去完成你的父亲——文王所力图成就的功业。’”

“唉！我这年轻人，不敢废弃上帝的命令。天造福于文王，使我们小小的周国兴盛起来。当年文王都是遵从着占卜的意

旨去做事，所以才能安然接受了这国运。如今，天是要帮助民众的，因而我们也应当遵从占卜的意旨来办事。啊！天是要表彰显扬善人的，也是要惩罚恶人的。天将会辅弼我们这伟大的事业。”

王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辅佐过先王的老臣，因此你们能够记得遥远的往事，你们也知道文王是怎样勤劳的呀！天把成功的秘诀告诉了我们，我不敢不尽一切努力去完成当年文王所图谋的事业。因此，我就用这番伟大的道理来规谏劝导我的友好邻邦的君主们。上天并不怎么可以信赖，它总是在考验我们民众。我为什么不去继承文王的事业，而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呢？上天也是爱惜、慰勉我们民众的，就像民众生了病一样，（上天对民众进行照顾和关心。）我怎么敢不去努力完成文王从天帝那里所接受的神圣事业呢？”

王说：“像往年外出征伐一样，现在我也要出征了。我对这艰难的任务天天都在考虑完成它的办法。（这办法的关键是大家要同心协力，）好象父亲要造一所房子，既然已经确定了建造房子的法则，可是他的儿子却不肯把房子的地基打起来，何况是肯架起屋顶呢？又好像父亲把田地开垦了一年，他的儿子竟然不肯播下种子，何况是肯收获呢？这样的话，父亲难道会说：‘我有后嗣，不会废弃我的家业’了吗？所以，我怎敢在我执掌大位期间不亲自去讨伐叛乱，完成文王从天帝那里所接受的伟大使命呢？好像当兄长、父亲的，如果有邻人打他们的子弟，难道这兄长、父亲会劝勉那人、助长那人、鼓励那人打击他的子弟，而不去救护吗？”

王说：“啊！要努力奋斗呀，你们众国君，以及你们众官员

们。国家的光明前途要靠那些明智的人，也只有你们十个人能够知晓上帝的意旨。天是不怎么可以信赖的。你们平时尚且不敢轻慢国家的法令，何况现在天降灾难于周邦的时候呢？那些制造大的艰难的人，请求邻人来攻击他自己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知道接受天命以保持国运是多么不容易。”

“我常常这样考虑：天是一定要使殷彻底灭亡的。好像农夫一样，我怎么敢不努力完成田亩里的耕作呢？天曾经造福于我们的祖先，我怎么还需要屡次占卜呢？怎么敢不去遵从原来那吉兆而依照祖先的遗规来保有这疆土呢？更何况我所占卜的都是吉兆呢？因此我要和你们同去东征。天的命令是不会有差错的，卜兆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

康 诰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庸庸，衹衹，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

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义民，汝丕远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义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王曰：“呜呼！封，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

“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剕刳人，无或剕刳人。”

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

王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譬不畏死，罔弗憝。

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

“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训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乃

别播敷，造民大誉，弗念弗庸，瘝厥君，时乃引恶，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

“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义。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则予一人以悻。”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义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

王曰：“呜呼！封，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

王曰：“呜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义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译文】

这年三月，刚出现一钩新月的那天，由于周公已经开始计划着在东方的洛水附近建设一个宏大的新邑，所以四方的民众都会集到这里，侯、甸、男邦、采、卫等的君主，还有周的官员以及殷遗民，都来这里尽力为周室而工作。周公通通慰劳了他们，并且宣布了一篇普告天下的文辞。

王这样说：“尊贵的侯，我的弟弟，年轻的封呀，你那显赫

而英明的先父——文王，能够崇尚德教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敢欺侮那些孤苦无依的人，奖赏那些应当受到奖赏的人，尊敬那些应当受到尊敬的人，惩罚那些应当受到惩罚的人，并且让民众都知晓他的这种治国之道。文王依靠这些缔造了我们的周国，并且和跟我们的邻近的一、二个邦国，共同治理西方的土地。因为这个缘故，上帝便知道了我们勤勉治理西方土地的美德。上帝非常高兴，于是便发布了一个伟大的命令给文王，让他灭掉了强大的殷。文王也就接受了天命，拥有了殷及其附属的邦国和这些邦国的臣民，于是这些地区都得到了安定。你这不负众望的哥哥正在努力奋勉，（也希望你能和他一起努力），因而把你这年轻人——封，安置在东方这一带担任侯的职务。”

王说：“啊！封呀，你要好好考虑我所告诫你的那些话。现在臣民都在观察你，看你是否恭敬地遵循你光荣的先父——文王的传统。你要明审地清醒地听取殷的有德之人的言论，去广泛地寻求殷代已故的明哲之王的治国安邦的经验，用来安定你所管辖的民众。你要十分注意考察殷商遗老的思想动态，要认真分析他们究竟想些什么，从而总结出一些普遍性的道理。此外，你还应当普遍地探求古代明智圣王的遗规，来丰富自己的经验从而来安定和保护民众。只有这样你才能被天所保佑。你要能够把美德充裕在你的身体里，这样你就不会荒废王命。”

王说：“啊！你这年轻的封呀，作诸侯就如同医治自身的疾病一样，可要小心谨慎呀！天对殷的惩罚并不怎么可以信赖，（所以，我们还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民众的情绪是能够看得

十分清楚的，小人是难于治理的。到了那里，一定要尽心尽意，不要贪图安逸享受，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你的民众。我听说：‘民众怨恨情绪的可怕不在大，也不在小；应当顺从所不愿顺从的意见，勉力去做所不愿勉力去做的事情，（这样，才会消除民众的怨恨情绪。）’唉！你这年轻人呀，你的职责是弘扬王业，接受和保护殷遗民。这也就是协助王来完成天的使命，使殷遗民革除其旧时的恶习而成为新的民众。”

王说：“啊！封呀，要谨慎地使你的刑罚严明。假若有人犯了小罪，但他却不认错，还继续违犯法律，这说明他是故意犯罪，这样，他所犯的罪即使很小，也不可把他杀掉。如果有人犯了很大的罪，但他不坚持错误，并且知道悔过，这说明他是偶然犯罪，这样，在按照法律来研究他的罪过时，是不应当主张把他杀掉的。”

王说：“啊！封呀，如果你能按照这些道理去做，那么，你的刑罚才会严明，民众才能佩服，民众才会奋勉地走向美好和平的目标。你对待民众，应当如同要给他们治病一样，这样民众就会通通抛弃错误。你对待民众，应当如同保护抚育婴孩一般，这样民众就能康乐平安了。并不是你这位封在擅自惩罚人、杀人，（而是按照上帝的意旨来处置有罪的人。）你应当十分慎重，不要专断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惩罚人、杀人。并不是你这位封在随便说要割去人家的鼻子和耳朵，（而是按照上帝的意旨来处置有罪的人。）你应当十分慎重，不要专断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割掉人家的鼻子和耳朵。”

王说：“对外，你要宣布施用刑罚的原则，并且要说明这是效法殷的合理的刑罚，（并不是你自己随便规定的。）”又说：

“要监禁和处罚罪犯，应当考虑五、六天，甚至十天的时间，然后才断定是否应当监禁和这样处罚。”

王说：“你宣布了施用刑罚的准则以后，就可以认真执行了。在根据殷商刑法来判罪时，一定要采用它所规定的这种原则，那就是凡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就一定要加以惩罚，凡是应该杀掉的就一定要把他杀掉，不要按照你这位封的想法来随便行事。你应当小心谨慎，让百姓安定，要经常问心无愧地说，自己所做的没有一件是不合乎道理的事情。”

“唉！你虽然是一位年轻人，但没有比你这位封的心肠再好的了，我的心情和愿望，我治理民众的德政，也只有你能够了解。”

“凡是民众自己犯罪，比如各种各样的盗贼、杀人并抢劫财物的歹徒，这些人为非作歹而不怕死，对于他们应当坚决惩治，没有不该处以死刑的。”

王说：“封呀，那种罪大恶极的人，也是些不孝顺、不友爱的人。做儿子的不能恭敬地按照他父亲的要求做事，这样就会使他的父亲大为伤心。作父亲的不能爱护他的儿子，反而厌恶他的儿子。作弟弟的不顾天理，而不能尊敬他的哥哥。作哥哥的不顾小孩子的可怜，而对弟弟极不友爱。到了这种地步，虽然他们没有犯罪，对于官府也不曾得罪，然而天赐给我们民众的法则却被他们大大地混乱了。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当迅速地按照文王所制定的刑法，惩罚这种人而不要赦免他们。”

“不遵守国家的大法，（是由各种官员们所造成的。）那些掌管教诲公卿子弟的庶子和训人，那些高级官长和卑微的侍臣，那些外交使节，这些官员们竟然敢于另外宣布政令，在民

众中沽名钓誉，他们从来不为国家着想，也不肯勤劳做事，而只能使他们的君主痛心疾首。这些人的作为是一种大罪恶，这些人是我所特别讨厌和痛恨的。唉！你应当迅速地用适当的刑法杀掉他们。”

“也有这种情况，那就是诸国的君长们，他们虽然是统治民众的人，却不能教育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亲近的小臣们，以及地方上的官员们，放纵这些人在民众中间作威作福，暴虐民众。这就完全违背了王的命令。像这样的人，不是用施加恩惠的办法就可以治理好的。”

“你也不要不能够谨慎的执行法规。（只要严明执行法规，）才能用以治理民众，你应当效法文王，把文王作为自己崇敬的楷模，这样才能治理民众。你应当常常说自己只考虑着孜孜不倦的工作，这样，我是非常高兴的。”

王说：“封呀，对于民众，要领导着他们到达善良安康的境界。我们之所以要思索殷代已故的明哲君王的品德，是为了安定百姓，治理好邦国，以与殷先哲王们媲美。现在，民众们若不加以引导，那么他们就无所适从；若不去尽力引导他们，国家的政治就不会搞好。”

王说：“封呀，我们不可以不去总结经验，我要告诉你如何施用德政，如何施用刑罚。现在天下的臣民还很不安定，他们的心还没有完全服从我们。虽然我们屡次对他们进行教育，但他们还是不能和我们同心同德。假若上天来责罚我们，那么我们将不会有什么抱怨。要知道，罪过不在其大，也不在其多，只要一有罪过，那就会被天清楚地看到。”

王说：“啊！封，你要谨慎啊！不要制造怨恨，不要采用不

完善的计谋和不适当的法规，以致蔽塞了你治国安邦的诚心。你要根据情况来认真推行德教，要心平气和地安定你自己的思想，反省你的行为，经常总结经验，看看你的措施是否符合德政。你应当深谋远虑，有长远的规划。这样才能使民众安宁，才不至于使你的国运断绝。”

王说：“啊！你这位年轻人——封，上天所赋予的大命是无常的，你要恭敬谨慎呀！不要断绝了国运而使我们的祖先再也享受不到祭祀。你要勤勉于自己的职务，要扩充你的见闻，用来安定民众，治理民众。”

王这样说：“去吧！封，不要丢掉了应当谨守的法典，要记住我对你的告诫，只有这样，才能和殷民们一起世代代奉行祭祀，（从而使国运永存。）”

酒 诰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遗训，越小大德。

“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

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者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王曰：“封，我西土棐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

“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佚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蠹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

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

予惟曰：‘汝劓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夫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

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

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湏于酒。”

【译文】

王这样说：“我要在这妹邦明确地颁布一个教命。你那尊敬的先父——文王，在西方的土地上开始缔造了我们的国家。他曾经从早到晚地谆谆告诫诸侯国君及其庶士、少正、御事等众多的官员们，说道：‘只有祭祀的时候才可以用酒，（平时是不得喝酒的）。’”

“上天降下命令使我们开始拥有统治这些民众的权力，于是我们才开国改元。上天又给我们降下惩罚和灾难，使我们的民众胆敢作乱，胆敢丧失了他们应当遵循的道德，究其原因，这都是因为饮酒之风盛行的缘故。不管是小国，或是大国，其所以灭亡，也没有不是酒的罪过。”

“当年文王曾经告诫那些年轻人以及主管长官和一般的官员们，让他们不要常饮酒。诸国的人要是喝酒，只有在祭祀时才喝一些，并且在饮酒的时候，要以德行来约束自己，不要让自己喝醉。文王还告诫说：“我的臣民及其子孙要经常想着土地上生长的庄稼是应当爱惜的，他们的心地应当善良，要很好地听取前辈所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不管小事，或是大事，年轻人都应当表现出始终如一的正确态度。”

“妹土的殷遗民，现在已经是你所管辖的臣民，就像左膀右臂一样，是你的辅佐。你应当让他们尽心尽意地劳作，专心

致志地种好庄稼，并且勤勉地侍奉他们的父辈和他们的尊长。妹邦的人在农事完毕以后，可以牵着牛车到远处去经商，用来孝敬他的父母。他的父母高兴了，自己准备了盛饌，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喝些酒。”

“你们诸位长官，诸位官员，以及诸侯等在位的人们，你们要经常听从我的教导。假若你们能够盛大地奉献酒食给老年人和君长，那么你们自己才可以喝醉吃饱。就是说，你们要经常自我观察、反省，以此来合乎中正的美德。你们要能够奉行祭祀，这样才可以祈求安逸康乐。如果这样做了，那就真正可以算是君王的独挡一面的可以信赖的大臣。就是上天，也会顺从那些有美德的人。这些有美德的大臣的功业永远不会被王室所遗忘。”

王说：“封呀，我们西方土地上的那些国君、众官员和年轻人们，都能够遵从文王的教训，不去过度地喝酒，所以我们到今天，才能够代替殷来接受上帝所赐予的大命。”

王说：“封呀，我曾经听说过，从前殷代已故的明智君王，都敬畏上天，使小民过上光明美好的日子，都能保持美德和智慧。殷的先王，从成汤开始一直到帝乙，都能够成就王业，尊敬辅佐的大臣。他们的那些官员都能保持十分谦恭的态度，不敢自己安闲、自己快乐，更何况敢于集聚一起大肆饮酒呢？殷代在外的职官，例如侯、甸、男、卫、邦伯等；在内的职官，例如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以及百姓、里君等，都没有人敢于沉湎于饮酒的，不但不敢，而且也没有那样的闲暇。他们只是辅佐君王，来助成君王的品德光明显赫，并且忙于治理民众，使他们谨遵国家的法令。”

“我也曾经听说过，殷代距今最近的最后继位的那位王，就胡乱地自己饮酒作乐，因而他的命令就不为民众所理会，他却在那里安然地对民众的怨恨无动于衷，一点也不肯改过。他只是放纵地过度享乐而不遵守法度，由于过度宴饮而丧失了自己应有的威仪风度。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民众没有不悲痛伤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过度地沉湎于酒，自己不肯停息，只顾寻欢作乐。他的心肠险恶凶狠，为了享乐而不惜去死。他的罪恶在商邑尽人皆知，他对于殷的灭亡丝毫不忧愁。”

“他不考虑他的品德芳香，以致让这芳香上升到空中而为上帝闻到，而只是肆无忌惮地任凭民众怨恨。在商邑，大群的人聚集一起饮酒，腥气一直冲到天上，所以天降下丧亡之祸给殷。上天之所以不再爱护殷，这完全是殷人过度享乐的缘故。天并不是暴虐的，只是人们自己招致祸害。”

王说：“封呀，我不仅告诫你了这许多道理，而且要你认真考虑古人的遗训。古人曾经说过：‘人不仅要把水面当作镜子，从中察看自己，而且要把民众当作一面镜子，（从民众的反映中考察自己。）’现在殷已经失掉了他的国运，我们岂敢不从这件事情里吸取教训！”

“我是说，你要谨慎地训诫殷的贤臣们，以及侯、甸、男、卫等诸侯，又如太史的僚属、内史的僚属和那些贤良的管员们、尊贵的官吏们，又如你的一般的官员们，如侍奉宴息的官员、侍奉朝祭的近臣，还有另外一类官员，如讨伐叛逆的圻父、管理农业生产的农父、主持司法事务的宏父，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官员都要和你一样，采取严厉手段强行戒酒。”

“假若有人来报告说：‘有一群人在聚集一起饮酒。’那么，

你不要放纵他们，要把他们通通执拘起来送到周王朝，我要把他们杀掉。假若是原来殷的遗臣，或是掌管手工业生产的百工在沉湎于酒，那么，就不要杀掉他们，只需要姑且告诫他们必须在祭祀时才可以喝酒。他们要是不遵从我所告诫的话语，那就是他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对我的威严不予理睬，他们也就不会恭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会办好他们自己的事情。假若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同样杀掉他们。”

王说：“封呀，你要时常牢记我的告诫，不要使你所管辖的臣民沉湎于酒。”

梓 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曰：‘予罔厉杀人。’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

“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

“王启监，厥乱为民。曰：‘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即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斲，惟其涂丹牖。”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

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怗先后迷民，用怗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子孙孙永保民。”

【译文】

王说：“封呀，要能够使庶民和一般臣属的意见通达到公卿巨室，再使你所有臣属的意见都能通达到王，假若能作到这样，那才可以算得上真正的国君。”

“你要经常这样做，并且说：‘我有许多官员，例如管理民政的司徒，管理军事的司马，管理土地工程的司空，还有其它的长官们，像尹、旅等，告诉他们说，我不会杀掉无辜的人。要看我们的君主首先尊敬、慰劳哪些人，我们也就去尊敬和慰劳哪些人。在从前，那些曾经作奸犯科、抢劫财物的人，那些残杀人历、人宥等奴仆的人，现在要效法君主的作为来宽宥他们。’”

“君王之所以设立诸侯监国，是为了治理民众。君王告诫他们说：不要相互残害，不要相互虐待，甚至那些鰥夫寡妇等孤苦无依的人们，包括那些卑贱的侍妾，对于这些人，他都应当加以保护。君王要教导这些国君们，以及众官员们，告诉他们怎样才能永久保养、永久安康的道理。自古以来，君王都是如此，因此，诸侯监国们也就没有邪恶不正的。”

“这就是说：好像农夫耕田一样，既然勤勉地整理了新垦辟的田地，那就应当继续治理，去修筑好田地的疆界和田间的水沟，（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好像人们建造房子一样，既然勤

勉地筑起墙来，那就应当继续把房子盖好，用草盖上屋顶，把房屋内部粉刷好，（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好像人们作木器一样，既然勤勉地把木材做成了家具，那就应当把家具漆上精美的红色颜料，（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现在，王说，先王既然勤勉地实行其美好、光明的德行，怀柔诸侯，使他们成为王室的辅佐，那么众多的诸侯国也都进贡给王朝，邻近的邦国也都来归附了。如今，我们也要照着先王那样美好而光明的德行去做，这样，诸侯也会常常来朝见，众多的邦国也会前来进贡。”

“伟大的天既然把中国的民众和疆土交付给了我们的行王，所以王应当依照先王的美德去做，使迷惑的民众喜悦起来，并且领导他们，护卫他们，去完成先王所接受的使命。”

“唉！你要把这些作为镜子，作为借鉴。就是说，要千秋万世保持王业，使王的子子孙孙永远治理好广大民众。”

召 诰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一。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

“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其丕能减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畀；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义；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

命，嗣若功。

“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义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显。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译文】

二月的既望这一天以后，过了六天到乙未这一日，王在清晨从周出发，到了丰邑。

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到洛地观察建筑城邑的地方。到了下个月——三月，新月露出光辉的那一天是丙午日。从丙午日开始，第三天是戊申日。就在戊申这一天的清晨，太保来到洛地，然后就占卜筑城的地方选在哪里合适。占卜既然得到了吉兆，于是就经过测量而立下标竿。又过了三天，到了庚戌日，太保便指挥殷遗民的庶众，在洛水北岸开始营建各种建筑的地基。再过五天，到了甲寅日，地基的位置都已经确定。

到了次日，也就是乙卯日的清晨，周公到了洛地，全面视察了新邑营建的情况。又过了三天，到了丁巳日，用牺牲举行

祭天的郊祭典礼，用了两头牛。到了次日——戊午这一天，又举行社祭的典礼于新邑，用一头牛、一只羊和一只猪为牺牲。

又过了七天，到了甲子日的清晨，周公使用文书命令殷遗民的庶众，以及侯、甸、男、邦伯等诸侯国君，（向他们颁布营建洛邑的命令。）周公既然已经发布了对殷遗民庶众的命令，于是这些庶众便大举动工。

太保于是便和众多邦国的国君，一同出去，然后奉持着礼品回来，献给周公。召公说：“跪拜又叩首，请让我们把向王陈述的意见陈述给你，请你转达。并且诰告殷遗民以及众官员们。啊！皇天上帝已经革除了其长子——纣王的大国殷的大命，君王你已经接受了天命，这是无穷无尽的幸福，也是无穷无尽的忧虑。”

“啊！怎么能够不敬谨呀。上天既然已经结束了大邦殷国的命运，那么，这殷国许多已故的明智君王的神灵便都到了天上。他那后来的君王和后来的民众，都还能够服从他们那些先王的命令。到了末代，明智的有远见的人都隐居起来，有毛病的人却在官位。民众们都抱着幼童，携带着妻子，在一起悲痛地呼吁苍天。然而纣王却禁止民众逃亡，要是逃亡的，就把他们逮捕起来。”

“啊！上天是怜恤天下四方的民众的，王应当顾虑天命而奋勉从事，王应当急切地谨慎于德行。”

“看那古代的夏人，起初上天对他们是以加以爱护的，到了末年，夏却违背了这天意，后来就丧失了他的国运。如今我们再看殷的情况，起初上天对他们也是加以爱护的，到了末年，殷却违背了这天意，如今殷也丧失了他的国运。如今你这年轻

人继承了王位，你可不要遗弃年老的人。你应当说，我要来考察我们古人的美德，你又要说，我还要能够观察并请示天意。”

“啊！王虽然年纪小，但究竟是天子！要能够使卑微的民众们融洽，那就是十分美善的事情了。王之所以做事情不敢迟缓，唯恐延误，是因为他顾忌和畏惧百姓们的言论。”“王来卜问于上帝，想得到吉兆而来治理中原。

旦说：‘要在这时建筑一座大邑，由此就可以配合上天的意旨，祷告祭祀天地神灵，由此中原就可以安定了。王若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打定了这种主意，治理民众便可以立即大获成功。’”

“王要首先使殷的遗臣服从于你，使他们和我们周的官员们相处得亲切融洽。主要采取措施来节制和改造他们的性情，使他们天天有所进步。王自己也应当恭敬谨慎，以身作则，不可不敬重德行。”

“我们不能不以夏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我不敢知道，夏接受天的大命，经历了许多年。我不敢知道，是不是他们所以不能延续下去，就是因为他们不能谨慎于他们的德行，这才老早地就丧失了他们的国运。我不敢知道，殷接受天的大命，经历了许多年。我不敢知道，是不是他们所以不能延续下去，就是因为他们不能谨慎于他们的德行，这才老早地就丧失了他们的国运。现在，王承受了上天赐予的天命，我们应当考虑夏、殷这两国兴亡命运的历史教训，这样才能把功业继续下去。”

“王刚刚治理国家，啊！就好像刚刚成人的少年，其成功与失败无不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所受到的教导，所以说必须自行

选择那明智的道路走下去。现在，上天把大命赐予那些明智而有道德的人，至于降下的是吉是凶，给予国运的经历时间是长是短，（那是很难预料的。）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王刚刚治理国家，居住在这新邑。现在的希望是王要能够赶快敬重德行。王啊！只有依照美德去做，那才能向上天祈求悠久的国运。”

“希望王不要因为小民放纵自己的行为而违犯了法度，这就用杀戮的办法来治理民众。（王必须照着美德去做，）这样才能获得成功。”

“希望王居于天子之位而成为道德的表率，这样，普通的民众才会效法你，照这样施行于天下，王才能有美誉而显达。”

“上从天子，下到民众，都要勤勉，并且时常把忧虑放在心中，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说，我们接受了上天的大命，我们能够像夏那样经历悠久的年代，也不会不经历像殷那样悠久的年代。我们希望王能够和民众一起，来接受上天所赐予的悠久的命运。”

召公跪拜并叩头说：“我这小臣，要和殷的遗臣遗民、众官员们，以及我们周的臣民们，共同保卫王从上天那里接受下来的威严的大命和光明的美德。王终于宣布了经过深思熟虑而决定的命令，这就使王的美德更加光显。我并不是敢于慰劳王，只不过是恭敬地奉上礼品，以供王祈求上天赐予永久的大命。”

洛 诰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伋来以图及献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伋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

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伋从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笃弼，丕视功载，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厥若彝及抚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伋向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辞。”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终。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听。

“朕教汝于彝民彝，汝乃是不夙，乃时惟不永哉！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彼裕我民，无远用戾。”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

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师；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王曰：“公功棐迪，笃罔不若时。”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敕，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肃将祇欢，公无困哉！我惟无敎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时中义，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

“俘来毖殷，乃命宁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惠笃叙，无有遘自疾，万年厌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俘殷乃承叙万年，其永观朕子怀德。”

戊辰，王在新邑诹，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

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译文】

周公跪拜并叩头说：“我向你这位明哲的君王报告。君王

你励精图治，好像唯恐赶不上天让文王开国之时和武王平定天下之时的功业。我现在继续辅佐你，我去详细认真地考察了东方之地，那是谋划着使你成为英明君主。

“我在乙卯这天早晨到了洛邑。我先占卜在黄河北岸的黎水这一带建筑都邑，（结果不吉利。）我又占卜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这一带地方，结果只有在洛水附近建造都邑才是吉利的。我又占卜了瀍水以东的地方，结果还是在洛水附近建造都邑吉利。于是我请君王到洛来商量谋划，并且把占卜的结果献给你。”

王跪拜并叩头说：“公呀，我不敢不谨慎于上天所赐予的福祥，如今到这里来视察建筑居住的地方，目的是为了成就周的王业并配合上天所赐予的福祥。公既然决定在这里修筑城邑，让我来视察，我已经来视察过了，我所见到的卜兆通通都是吉利的，这些卜兆预示着永恒的吉祥。让我们两人共同接受上天所赐予的幸福吧。公和我将会千秋万代兴旺发达。我敬谨地接受上天所赐予的福祥，并跪拜叩头向你请求教诲之言。”

周公说：“王呀，你开始使用殷礼，在新邑举行祭祀，祭礼十分顺利，通通有条不紊。我整齐地率领百官，（让他们熟悉祭祀礼仪，）想使他们随从君王你到周京去，我是说，在周京会有不少祭祀之事，（所以，很用得上这批懂祭祀礼仪的官员。）如今王却命令说：‘记下这些官员的功劳，让宗人选拔那有功的人到周京去举行盛大的祭祀就可以了。’王命令说：‘你受先王遗命，笃厚而认真地尽到了辅弼的责任，既然已经查阅了记载功业的文件，那么你就可以尽力教导百官熟悉各种礼仪了。’”

“从今以后，你这年轻人要和臣民们友好，年轻人可要和臣民们友好啊！（要及时消弭臣民们的不满情绪，）不要像火刚刚开始微弱地燃烧而不为人所注意一样，到它燃烧得炽盛了，火势蔓延就不能扑灭了。你要遵循着正常的的法度勤勉地治理政事。至于说我的事务，那只是和原来在周京的官员，到这新邑来，使同事们在一起，努力不懈地建立功业。这样所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深厚伟大，国势才会安宁康泰，你的王业就会永远地延续下去。”

公说：“唉！你虽然是位年轻人，但是处理事务也要有长远考虑，以期达到好的结果。你要慎重而且仔细地察看诸侯们的进献，也要记下那些未曾进献贡物的诸侯。进献贡物需要有很多仪式，（以表示诸侯对王的尊敬和诚意。）如果进献贡物时的仪式所表达的敬意赶不上所献的礼物那样隆盛，那就等于他没有来进献贡品。这是因为他并没有用诚意来进献。大凡人们不来进献，（或者是没有进献的诚意，）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会错乱，王朝就会因为诸侯的不尊敬而受到侮辱。像这些事情，今后要靠你这年轻人自己去辨别分析，我就没有多少闲暇来过问这些事情了。”

“我所努力的只是教给你一些治理民众的经常所用的法则。假若你对这些事情不去奋斗，不去勤勉地去干，那么，你的国运就不会长久。你应当优厚地铨叙你的官长们，这样，官员们就不会有不顺从你的。我也要像这些官长们一样，不敢废弃和怠慢你的命令。从今以后，你要谨慎呀！现在我也要勤奋努力呀！要保护我们的民众，对他们采取宽大的政策，这样，不管居住得多么遥远的民众也都会来归附你。”

王这样说：“公啊，你要勉力来辅佐我这年轻人。公能显扬光明的品德，使我这年轻人，来发扬文王、武王的功业。这样做，就能对上天赐予我们的使命有所报答，使四方民众都能和顺地居住在一块。你要丰厚而隆重地举行各种典礼，特别是举行盛大的祭祀，更应当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公的品德是光辉无比的，显耀于天上人间。公能辛勤地治理四方，使普天之下都治理得十分美好。公掌握权柄而不迷失方向，（一直为周的王业而奋斗。）公以文王、武王的业绩和遗训对我勤加教诲。我这年轻人，只有早晚谨慎地祭祀就是了，（由于公的辅佐，所以我无需担心延误政事。）”

王说：“公的功劳和业绩美好而伟大，天下之人对于公没有不顺从和称誉的。”

王说：“公呀，我这年轻人将要返归，到周京去就位了，让公留守在这洛邑。现在天下四方的动乱还没有完全定安，关于宗庙祭祀的礼制也还没有最终完成。因此，你主持这里的事务，要监督着我们的士、师、工等官员，来勤勉地保护和治理文王、武王从上天那里所接受下来的民众，用以作为四方的屏藩。”

王说：“公呀，你留下吧！我就要回去了。公的任务是迅速而认真地尽心尽意主持政务，公没有什么困难吧！我只有孜孜不倦地奋斗下去，努力使事务处理得顺利正确。（公是天下四方的楷模，）千万不要废弃了这样的光辉形象。（只要有公的勤勉和表率，）那么，天下就会世代代来给我们进献，（以此表示对周的顺服。）”

周公跪拜并叩头说：“王命令我承担治理你那伟大而辉煌

的祖父——文王从上天那里接受的民众的任务，并且要发扬光大你那显赫而威严的父亲——武王的遗训大法。你这年轻人来视察洛邑的居住之处，可要很好地优厚地录用殷遗民中的优秀人才，治理和训导他们为四方的新的诸侯国君主服务。成就周的王业，要以恭谨为先，可以说，从今以后，中原地区就会太平安宁，所有的邦国都会欢欣，这样也就能显示出王的巨大成绩。

“我这位旦，要和众多的邦国的君主及其官员们，努力巩固并发展前人所创立的伟大功业，以报答民众的厚望。成就周的王业，要以诚信为先。要使我们光明的君王成为人们的表率，这样才能发扬光大伟大祖先的美德。

“王派遣使臣来告诫殷遗民，并因而命令使臣来慰问我，还带来两樽黑黍酒。（使臣转达王命，）说：‘要举行盛大的禋祭，要跪拜叩头进行隆重的有丰盛祭品的祭祀。’我不敢耽误执行命令，立即对文王、武王举行了禋祭。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安乐顺遂，没有人染上病疾，神灵们永远对你的美德感到满意，使你健康长寿。王要能够使殷遗民都顺服，使他们千秋万代永远表示怀念君王的德惠。”

戊辰这天，王在新邑，举行禋祭以祈祷丰年。祭文王，用了一头红色的牛为牺牲；祭武王也用一头红色的牛为牺牲。王命令担任作册职务的逸来宣读祷告神灵的文辞，在祷辞中还把周公将留守洛邑的事情告诉了神灵。

王迎接神灵，然后杀牲、燎牲。神灵都降临以后，王就走进太室，举行以洒灌地而祭神的典礼。王命周公留守洛邑，担任作册职务的逸将此事报告给了神灵，时间是在十二月，这是周

公承继文王、武王所受天命的第七年的事情。

多 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若曰：“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

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

“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义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

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佚，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

王若曰：“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贰适，惟尔王家我适。予其曰惟尔洪无度，我不尔动，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王曰：“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

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逊。”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

“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

“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

王曰：“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

【译文】

三月间，周公第一次在新建成的洛邑，代表成王告诫商王所遗留下来的土民。

王这样说：“你们这些殷所遗留下来的土民们！真是不幸得很，天严重地降下灭亡之祸给殷国。我们周人能配合天命，按照天表扬善人、惩罚恶人的意旨行事，推行王者的惩罚，所以便在上帝面前结束了殷的国运。”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些殷遗留下来的土民们，这并不是我们小小的周国敢于夺取殷国的命运，而是上天不把统治天下的权力给予那些谄佞、诬罔、蔽塞、迷乱的人，上天只是来辅佐我们。我们哪里敢来夺取你们的王位？只是因为上帝不把

国运给予你们，只是因为我们的民众能顺从上帝的教化，只是因为上帝坚持了表扬善人，惩罚恶人的原则。”

“我曾经听说：‘上帝对于人的行为总是规劝和诱掖的。’夏国不能节制自己的放纵行为，于是上天便降下深知天命的人，劝导夏人，希望他们能够改恶从善。但是夏人不肯听从上帝的意旨，反而更加大大地放纵起来，犯下许多罪恶。于是上天便不再来关心他、怜恤他，而是废除了他的国运，把惩罚降给了他。上帝于是就命令你们的祖先成汤革了夏朝的命，任用杰出的人才来治理天下四方。”

“殷国的王，从成汤一直到帝乙，没有不昭明其德而谨慎于祭祀的，于是上天就让殷国得以确立了统治天下的权力，保佑殷安宁康泰。从成汤一直到帝乙的殷王也没有一个敢违背上帝的命令，没有一个不按照天的意旨办事，于是殷的国势也就很滋润、兴旺。”

“继承了殷的王位的最后一位王，连使他的品德显扬于天这一点都做不到，更何况说他能够观察思考殷先王为国家勤劳苦累的情况呢？他过度享乐，大肆奢侈，腐化堕落，一点也不顾念上天圣明的教导和民众的疾苦。于是上帝就不再保护他，并给他降下这样大的灭亡之祸。这说明上天是不会把国运给予那些品德不昭明的人的。举凡天下四方的小国、大国，其之所以灭亡，没有一个不是因为有了罪状而受到应有惩罚的。”

王这样说：“你们这些殷的士民们听着，现在，只有我们周王，能够很好地承担上帝赋予的使命。上帝曾有命令说：“灭殷！”于是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命令，并把完成的结果报告给上帝。上帝要你们服从我的统治，不许怀有二心，然而你们却偏

偏要和我们王家为敌。我要说：“是你们无视法度，我们并没有扰乱你们，而是你们自己在都邑里进行动乱。”我考虑到上天既然已经降下大祸给殷，所以我要来规劝和纠正你们，（以免你们遇到更大的灾祸。）”

王说：“啊！告诉你们这些殷的士民们，我把你们迁居西方，这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秉赋天性不好安宁，而是我遵奉了上天的命令。你们不许违背我这措施！我不敢延误上天的命令，你们不要埋怨我。”

“你们是知道的，你们殷人的祖先有记载历史的典册，在那些典册里记载着殷革掉了夏的命运。现在你们又说：‘当年，殷曾经选拔夏的遗臣留在王庭，担任各种官职为殷王朝服务。’如今，我对你们的意见是重视和听从的。我按照你们的意见，来任用你们之中的那些有德行的人，所以我才敢到这大大的城邑——商，来访求你们。我是非常怜悯你们的。（现在，革掉了殷的国运，让你们处在这种境地，）这并不是我的罪过，而是上天的命令啊！”

王说：“你们这些殷的士民们！从前我从奄地回来，我曾经广泛地发布给你们天下四方的民众们一个命令。我曾经指出过，我是遵奉上天的明确的命令来征伐你们的，把天的惩罚施加给你们，把你们远远地迁移到这里来。你们应当亲切而顺从地臣服于我们周王朝，你们的态度应该十分恭敬、驯服。”

王说：“告诉你们这些殷的众多的士民们！如今我不杀害你们，现在我把这命令再申述一次，（让你们都放心。）现在我建造了一个大大的城邑在这洛地，这是因为假若没有这座城邑，那么天下四方的诸侯就无处朝贡。这也是为了使你们这些

般的众多士民们便于臣服于我们周王朝。你们应当奔走效劳，应当十分恭敬、驯服。”

“你们还可以保有你们的土地，你们也可以安定地从事劳作以及休息。假若你们能够谨慎、恭敬，那么上天就会将怜悯赐给你们。如果你们不能够谨慎、恭敬，那么，你们不但不能保有你们的土地，而且我还要施行上天的惩罚加在你们身上。”

“如今你们要安居于你们的城邑，继续在你们的住所居住，你们能够保全你们的身体在这洛邑安定地生活并得到丰收。你们的后代子孙将因为你们的迁徙而兴旺起来。”

王说：“你们要顺从我！”又说了一遍：“你们要顺从我！”还说：“我要教导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按照我的教诲而安定地住下。”

无 逸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年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

“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不则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涛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涛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

【译文】

周公说：“啊！在官位的君子，可不要贪图安逸享受呀。应

当先去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再去享乐,那样的话,你就会知道民众的痛苦了。看看这些种田的民众们,他们的父母勤劳地耕种收获,可是儿子们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困难,反而去安逸、享乐。他们的行为荒唐放肆,甚至于轻侮他们的父母说:‘你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没有知识,什么也不懂!’”

周公说:“啊!我听说过,以前殷王中宗,他庄严、恭谨、礼敬、小心,他将上天付与他的使命认真地自己忖度,治理民众非常谨慎和戒惧,从来不敢过度地贪图安乐,因此,中宗在位享受国运能够长达七十五年。到了殷王高宗,他曾经长久地在民间参加劳作,和民众们生活在一起。到了高宗即位的时候,他却保持沉默,在三年中不曾说话。他只是不说就是了,后来一说出来,就非常合乎实际,受到普遍拥护。他也不敢过度享乐,因此使殷国美好宁静。不论是青年人,或是老年人,对于他都没有一点抱怨。所以,高宗在位享受国运五十九年。到了殷王祖甲,他以为自己作君王是不合乎道理的,于是他就到了民间,作了很长时间的普通民众。因此,等到他继位时,就很了解民众的疾苦,所以能够采取措施来保护、爱怜民众,连孤苦无靠的人也不敢欺侮。因此,祖甲在位享受国运三十三年。”

“从祖甲以后,殷所立的君王,从一生下来就安逸享乐。一生下来就安逸享乐,所以他就不知道耕种稼穡的艰难,也就不知道民众的疾苦,只是贪图过度地安逸享乐。从此以后,那些殷王,再也没有能够长久在位享受国运的了。他们在位的时间,或者十年,或者七、八年,或者五六、六年,或者三、四年。”

周公说:“啊!只有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做到委屈自己而敬畏天命。文王能够顺从和遵循这种作风,继续管理农

事。文王能够做到柔和、善良，而且保护和怜悯民众，爱护孤苦无靠的人。（他每天忙得很，）从清晨到中午，乃至下午，他都没有功夫吃饭。他用勤恳工作的精神和民众相处得很融洽。文王不敢贪图游玩打猎以求享乐，而是尽心尽意地和众多的邦国一起办理政务。文王在他中年的时候接受了君位，（由于他的勤勤恳恳，不敢逸乐，）因此能够在位享受国运五十年。”

周公说：“啊！从今以后继承先王的君主，千万不要过分地沉醉于台榭之乐，千万不要贪图安逸、游玩和田猎，而应当给民众们恭谨地办理政务。且不要心血来潮就信口说：‘今天大大地享受一番吧！’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是民众们所能顺从的，也不是老天所能顺从的。这样的人就会有过错。千万不要像殷的国君纣那样迷惑昏乱，千万不要有他们那种酗酒的行为呀！”

周公说：“啊！我曾经听说过：‘古时候的人由于能够做到互相劝导、互相保护、互相教诲，因此，人们之间就没有相互欺诈造假的。’对于这些道理，假若不能够听从，那么，官员们就会去顺从那些坏风气，就会变更和混乱先王的政治刑法。这样，不管是年长的，或是年轻的，都会顺从坏风气。这样下去，人们就会心中怨恨，于是就口中诅咒了。”

周公说：“啊！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以至我们周文王，这四位都是圣明的君主。假若有人告诉他们说：‘民众们在怨恨你、责骂你。’他们不仅不会发怒，而且会立刻谨慎自己的行为。如果是他们的过错，他们就会说：‘这是我的过失，真是这样。’并且一点也不敢生气。假若不听从这种道理，官员们就会互相欺诈迷惑。有人说：‘民众们在怨恨你，责骂你。’糊涂的

君主就会不满意这些话，就不会长远地去考虑国家的法度，也不能使自己的心胸宽大、平和，于是就会胡乱地去惩罚那些没有过失的人，胡乱地去杀害那些没有罪恶的人。结果，人们的怨恨就会合起来，聚集到他身上。”

周公说：“啊！你这王位的继承者可要把我告诫的这番话作为鉴戒呀！”

君 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

“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

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义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

“率惟兹有陈，保义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义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公曰：“君奭！天寿平格，保义有殷，有殷嗣，天灭威。今汝永念，则有固命，厥乱明我新造邦。”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闾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

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

“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同未在位，诞无我责收，罔勖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

公曰：“呜呼！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极。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兹至，惟时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

“呜呼！笃棐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

公曰：“呜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祇若兹，往敬用治！”

【译文】

周公这样说：“君奭呀，不幸得很，上天降下了灭亡之祸给殷国，殷已经丧失了他的国运，我们周邦也已经接受了殷的国运。我可不知道，我们周人的功业会不会永远吉祥。（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上天是不可信赖的，所以说，我可不知道，周人的事业将来会不会终于走到不吉祥的路上去。”

“啊！君奭呀，你已经说过我能够担当起治理周国、发扬光大周人事业的重任。然而，我却不敢安逸地享受上帝所赐予的国运。我也不敢不永远地顾虑着上天的威严和震怒，不敢不永远地为我们的民众考虑。只有做到了这些，民众们才不会对我产生怨恨情绪，这一切都是人的作为所产生的结果呀。”

“假若我们的后嗣子孙只知道过度享乐，而不能去敬奉天地神灵，那么，就会断送和失去前人所开创的光辉事业，我们的国家就会丧失国运。假若这些后嗣子孙不了解天命是容易保持的，天是难以信赖的，那么，在他们手上就会失掉国运，所以说国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根本不可能保持长久，也就不能永远继承祖先那恭敬而光明的品德。”

“现在，我这年轻人——旦，虽然没有什么长处，不能成为

人们的表率，但是我却能够把祖先的光辉业绩传授给我们的年轻的君王，（让他发扬光大祖先开创的事业。）”

周公又说：“上天是不可信赖的，我们只要把文王那种美德延续下去，上天就不会废弃文王从上天那里所接受的国运。”

周公说：“君奭呀，我听说从前的时候，成汤既然已经接受了天所赐给的国运，那时候，就有像伊尹这样的人，能够以精诚感动伟大而光辉的上天。在太甲的时候，就有像保衡这样的人，（能够以精诚感动伟大而光辉的上天。）在太戊的时候，就有像伊陟、臣扈这样的人，能够以精诚感动上帝，还有像巫咸这样的人保护和治理殷王朝。在祖乙的时候，就有像巫贤这样的人，（能够以精诚感动上帝。）在武丁的时候，就有像甘盘这样的人，（能够以精诚感动上帝。）因为有这些著名的人物在官位，保护和治理殷王朝，所以按照殷代的礼，当一位国君去世以后，他的神灵就能够在天帝周围来享受祭祀，并且保佑殷的国运经历了许多年。”

“上天是把辅佐的贤臣赐给殷王的，于是商的普遍官员们以及王族之人，就没有不保持着美德，用来尽心尽意辅佐君王的。至于那些在君王左右的微贱官员和诸侯们，也都能努力奔走而服务于王事。”

“因为这些官员们都实行美德，都尽心尽意来保护他们的君王，所以一旦国王向天下四方发出指令、号召，那么，他的政令就像用龟卜和用蓍占卦一般灵验，没有人不信服的。”

周公说：“君奭呀，上天以往曾经降临，保护过殷的国运，而殷的后嗣继承人——纣，却蔑视上天的威严，因而招致了灭

亡之祸。现在，你要能够永远记住这个历史鉴戒，这样做，我们就会固守上天所赐予的国运，并采取明智措施来治理我们这个新建的邦国。”

周公说：“君奭呀，在以往的时候，为什么上帝一再勉励文王注意品德修养，并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放在了他的肩上呢？这是因为文王能够修行和睦的教化，他有能力把我们周国治理好。此外，文王还有像虢叔、像闾夭、像散宜生、像泰颠、像南宫括，（这样的贤臣来作为自己的辅弼。）如果说这些大臣们不能勤勉地推行教化、使人们遵循礼义，那么，文王也就没有什么恩德可以赐予国人了。

“也只有这五位大臣专心一致地辅弼王业，并且一贯保持其美德。这样，他们就清醒地知道天的威严，于是，他们就辅佐文王，把文王的美德发扬光大。这种情形被上帝知道了，于是上帝奖励周人，让文王接受了殷的国运。

“在武王的时候，（原来的五位贤臣有一位已经去世，）还有四位贤臣健在，保有他们的禄位。后来，他们和武王一起，来奉行上天的惩罚，把他们的敌人通通杀死。也只有这四个人辅弼着武王继承王业，勤勉从事，于是便大大地发扬了文王的恩德。

“如今，我这年轻人——旦，就好像渡过一条大河一样，我只有和你这位奭一起，才能顺利渡过河去。我们那年幼的君王，虽在王位，但却幼稚无知，难道我们能够不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吗？我们勤勉地努力去做，尚且犹恐不及，如果我们这些年长一些的有德之人不能够和睦团结，那么我们就不会听到凤凰的鸣叫声音，更何况说能够了解天命呢？”

周公说：“啊！君奭呀，对上述这些话语，你应当牢记在心。我们周人接受了国运，是无穷无尽的吉祥，但也有很大的艰难。所以要告诉你君奭这个道理，是为了让我们都去告诫后嗣子孙，不要使后嗣子孙迷惑。”

周公说：“前人曾经宣布了他自己的心意，曾经详尽地告诉过你，目的是为了把你造就成民众的表率。他说过：‘你要勤勉地辅佐君主，要忠诚老实。要想承受这天赐的国运，就只有继承文王的美德，并且要无穷无尽地关心和忧虑国事。’”

周公说：“君奭呀，我真诚地告诉你，我是非常相信你太保奭的。希望你能够重视我的话，要看到像殷国丧亡这样的大祸，长久地思念着上天的威罚，（以免周人重蹈覆辙。）

“我如果不是一片诚心，能够跟你推心置腹地说这些话吗？我在考虑之后，还要问你：‘除了我们两个人，还有人能和你的品德相称吗？’你一定会说：‘正是有我们两个人在，上天才降下许多美好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两个人简直要承受不了的。’希望你能够尊敬并选用有德的人，使后人能够很好地继承前人的光辉业绩。

“啊！正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性情笃厚，合力辅佐国王，这才使我们周人的事业达到今天这样美好的境地，才使我们完全成就文王的大功而不懈弛。我们要继续勤勉努力，使四海之内，一直到海滨日出的荒远地方，都没有不顺服于我们的。”

周公说：“君奭呀，我不再这样絮絮叨叨地多多劝勉你了。我之所以说了这许多，只是因为忧虑上天的发怒降罚以及怜悯于民众的苦难。（如此而已，并没有别的用意。）”

周公说：“啊！君奭呀，你是知道民众的性情和行为的，他

们开始没有不好的,只要看他们有没有好的结果。(我所要劝告你的,)不过是上述的这些话,从今以后,谨慎地治理政务吧。”

多 方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周公曰:“王若曰:猷! 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我惟大降尔命,尔罔不知。

洪惟图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乃尔攸闻。

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因甲于内乱,不克灵承于旅;罔丕惟进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愤日钦,剽割夏邑。于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

“惟天不畀纯,乃惟以尔多方之义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土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

“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

“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呜呼!”

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

“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天惟五年须臾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惟尔多方，罔堪顾之。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

“今我曷敢多诰？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尔曷不夹介义我周王享天之命？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尔乃迪屡不静，尔心未爱。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尔乃自作不典，图忱于正。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

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臬。

“自作不知，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尔尚不忌于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乃位，克阅于乃邑谋介。

“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

王曰：“呜呼！多士，尔不克劝忱我命，尔亦则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尔乃惟逸惟颇，大远王命，则惟尔多方探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离逖尔土。”

王曰：“我不惟多诰，我惟祇告尔命。”

又曰：“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

【译文】

五月丁亥这一天，王从奄地回来，到了宗周。

周公说：“王这样说道：告诉你们天下四方的众多邦国，以及你们这些殷国诸侯治理下的民众们。我曾经隆重地发布过给你们们的命令，这是你们没有人所不知道的。

“你们曾经严重地鄙弃上天的命令，不能永久而虔诚地关心祭祀的事情。从前，上帝曾经降临夏朝，后来夏朝的人过度地享乐，谁都不肯为民众们的疾苦而忧虑操心，竟然都大大地淫乱昏聩，不能从早到晚地勉励于上帝所启迪人们的道理。这些都是你们所听说过的。”

“他们这些夏朝的人鄙弃上帝的命令，不肯放开对付民众的罗网，因此，上帝就大大地降下惩罚，使夏朝严重地混乱起来，夏朝也就经常地发生内乱。夏朝的统治者不能够妥善地保护他们的民众，并且没有不尽力去搜刮民众财物的。夏朝的统治者荼毒民众。由于这些原因，便使得夏的民众们无不贪财残忍，甚至竞相效尤，相互仇恨，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这时候上天就寻求能够成为民众君主的合适人选，因而就隆重地降下了光明、美好的命令给成汤，让他施行天的刑罚而灭掉了夏。”

“上天不再把福祥赐给夏人，而且致使你们这些众多邦国的善良民众们，不能长久地、多多地享受安逸之乐。那些在夏朝供职的官员们，很没有能力和才干来保护民众享受安乐，他们反而互相对民众采取暴虐的压榨措施，甚至于作恶多端，无

所不为，不肯稍微打开一点束缚民众的罗网。”

“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成汤能够受到你们四方诸侯的拥戴，代替了夏桀成为民众的君主。成汤很慎重地使用其刑罚。所以民众们都能勉力向善；他对民众施行的惩罚，也是用来劝勉民众的。（从成汤开始，）一直到帝乙，没有一位殷王不是光显他的品德并慎重使用其刑罚的，因此，他们也能够和成汤一样劝勉百姓向善。仔细地考察犯人的狱辞，杀掉或严厉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是为了对臣民施行劝勉和儆诫。开脱那些无罪的人，赦免他们，也是为了鼓励臣民走上正确的道路。现在，到了你们的君主，他却不能够带领你们天下四方的邦国来永久地享受上天所赐予的大命。”

啊！王这样说：“告诉你们这许多的邦国，并不是上天要舍弃夏国，也不是上天要舍弃殷国，而是因为你们的君主以及你们天下四方的邦国，行为过度放肆，鄙弃了上天的命令，并且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所以，上天才舍弃了你们。）由于夏国政治黑暗，不能尽心尽意地去祭祀神灵，所以上天才给夏降下了丧亡的大祸，并且让另外的邦国来代替了它。你们商国的末代君主，（不能汲取夏的教训，）依然过度享乐，使政治十分黑暗闭塞，祭祀时奉献神灵的祭品很不洁净，所以上天才给殷降下丧亡的大祸。”

“那些明哲的人假若不常常思虑，那么，明哲的人就会变成狂妄的人；反过来说，那些狂妄的人假若常常思虑，那么，他就会变成明哲的人。上天曾经以五年的时间来宽待商的子孙，让他们仍然作民众的主宰，但是，他们却不能考虑考虑，不能听从天意。于是上天就寻求你们众多的邦国，（向你们众多的

邦国问罪。)上天大大地用灾难来惊动你们,为的是启发你们能顾虑天意。然而,你们众多的的邦国,竟然没有人能顾虑天意,而只有我们周王能够好好地保护民众,能够遵循着美德办理各种事情,并且只是效法神明的上天,于是上天就教导我们以福祥之道,还选择了我们,让我们拥有了殷的国运,从而来治理你们这众多的邦国。”

“如今,我哪里敢唠唠叨叨地多劝告你们?我已经隆重地发布过一个命令给你们天下四方的民众,你们为什么不把这命令告诉你们众多邦国的民众呢?你们为什么不来辅佐我们周王从而使王业安定并享受上天所赐予的国运呢?如今你们还住在你们的住宅里面,还经营治理着你们的田地,(可见,周王朝对于你们是很宽大的。)可是,你们为什么不顺从周王来发扬光大上天所赐给的大命呢?你们不仅不顺从,反而屡次不安静,不能守分守己,甚至从心眼里都不顺从我们周王朝。你们也不清醒地、大大地衡量一下天命所归;你们竟然严重地废弃天命。你们自己照着不法行为去做,并且企图煽惑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民众,(想让他们和你们一起作乱。)我这才来教导、劝告你们;我于是就把你们中间那些违犯法教的人给监禁起来,以至于两次、三次,(以求使他们改过自新。)假若以后还有人再不服从我所发布给你们们的命令,那么,我就要大大地惩罚他们,甚至杀死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我们周人的德行不好安宁,乃是你们自作自受,自己招致了罪过。”

王说:“啊!喂,告诉你们各国的士民以及殷的众多士民们。如今,你们在我的监视下辛劳地奔走服务已经五年了。你们对于劳役、赋役之类的大大小小的许多征收,(都能按照要

求服从和交纳,)你们没有不遵守法教的。”

“然而,你们自己却造成了不和睦的局势。其实,你们是应当和官府融洽和睦的呀!假若你们的家室内部不和睦,那么,你们也是应当融洽和睦的呀。要想使你们的城邑能够兴盛发展,那就只有你们能勤勉于你们的事业。希望你们能厌恶、忌讯那些丑恶的行为,这样做,那才可以优裕、娴雅地守着你们自己的职位,这才能够永久地居住在你们的城邑里,在那里谋划着成为我们周王朝的辅弼。”

“你们从今以后在洛邑里居住,希望你们能够长久地尽力去治理你们的田地,(只要你们能驯服、守法,)那么上天是会怜悯你们的,我们周人也会全力扶助你们、赏赐你们,并且选拔你们到周的王庭之上,给你们高尚的职务,使你们担任大的官职。”

王说:“啊!你们这些众多的士民们,假若你们不能勤勉地信赖我的命令,那么,你们就不能享受安乐,这样一来,民众们也就不能享受安乐了。假若你们胆敢放荡、邪恶,严重地违反我们周王朝的命令,那么,这就是你们众多的邦国冒犯上天的威严。(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就要推行上天的惩罚,(把你们放逐到荒远之地,)使你们远远地离开你们所居留的地方。”

王说:“我不再絮叨地多劝告你们了,我只是郑重地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上天所注定的命运。”

王又说:“这是你们重新开始创立业绩的大好时机。假若你们不能谨慎与融洽,那么,(我将要严厉惩罚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不要埋怨我事先没有警告你们。”

立 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

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兹惟后矣。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

亦越成汤陟，丕厘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

“呜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伉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

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

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亦越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

“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未惟成德之彦，以义我受民。”

“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义之。”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义，国则罔有。立政用俭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俭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

“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诰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呜呼！继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

【译文】

周公这样说：“跪拜并叩头，我恭敬地向你报告，你这继承先王的天子现在已经正式据有王位了！”

周公于是劝诫王，并告诫王的左右的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賁等官员和待从。

周公说：“啊！好啊，能够知道为国事而担忧、操心，这就好

呀！古时候的人，例如夏代的人，他们的大夫们都能十分和睦、融洽，他们呼吁着杰出的人才们能率领大家一起尊敬上帝，他们知道虔诚地遵循着九种美德而行事。（在这样做了之后，）他们才敢报告他们的君主说：‘我们恭敬地跪拜叩头向你禀报，你已经作了君主了。’并且说：‘希望你要揣度怎样任用你的称为常任的官员；要揣度怎样任用你的称为常伯的官员；要揣度怎样任用你的称为准人的官员。只有这样，那才配算是真正的君主了。要能够奋勉地顺着美德去做，那样才能够量才用官。只有做到这些，能够从这三个方面衡量和任用人才，这才不会有邪恶不正的官员出现。’

“夏桀的丑恶行为乃是不遵循以往任用人才的准则所造成的结果。夏桀这才行为暴虐，并且断绝了后嗣。

“到了成汤升上王位的时候，他能够执行和贯彻上帝那光显的命令，并且采用了从三个方面衡量人才的办法，从这三个方面选拔的人才，便都是俊杰之士。他俨然成为天下的表率、榜样，就是由于他能够从这三个方面衡量人才，在这三个方面任用杰出的人才。这样，他在商的城邑里，因而就和城邑的人非常融洽；他在四方各国，也就成为模范，并显示出其美德。

“啊！在殷王——受的时候，他的行为昏暗不明，和那些惯用刑罚、行为残暴的官员们一起，同在他的邦国中为非作歹。他竟然与那些惯于作恶的官员们一起，共同治理政务，（以至弄得社会昏暗，民不聊生。）于是，上帝就来惩罚他，就命令我们周人，让我们以商的土地来接受了其国运，从而来广泛地统治所有的民众。

“到了文王、武王的年代，他们能够知晓按照三个方面衡

量和选拔人才的真谛，并且也明显地看到了在三个方面任用杰出人才的道理。他们依靠这些来虔诚地侍奉上帝，并为民众设立了各种长官。

“他们所设立的官员是：任人、准夫、牧，这三位是作为执政大员的三卿。所任命的官员还是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以及各种管理财物和契券的官员们，以上这些是王的侍御之官。还设立了大国诸侯、小国诸侯、艺人、封臣，以及属于诸侯的管理财物的官员们。此外还有太史、尹伯以及许多办理经常事务的官员，以及司徒、司马、亚和旅，以及专管夷、微、庐、烝、三毫、阪等部族的称为尹的官员。

“文王能够用心考虑，因此他设立了这些常设的主管政事的官员，并任用那些杰出的有德行的人。

“文王并不兼管那些判处案子的事情。关于那些诉讼案件、判案子的事情，文王只是顺从主管其事的官员们的意见，不违背这些主管官员的意图。那些诉讼案件以及判案子的事情，文王从来不去轻易过问它们。到了武王时代，他成就了文王所开创的功业，不敢废弃文王所立下的选拔人才的合适法度，而只是努力奉行文王宽容的大德，君臣一起接受了文王遗留下的伟大基业。

“啊！年轻的人，你现在已经是君王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按照前人的传统来设立官长。要设立管理政务的立事，管理司法的准人，管理臣民的牧夫。我们应当十分了解这些官员的长处和心地，让他们从事各种政务，帮助我们管理臣民，并且协助我们谨慎地处理好司法诉讼案件。在这些问题我们不要包办代替，甚至一句话一个人，我们也不要多说。我们应当始

终如一地发挥这些贤士的作用，从而把我们从上天那里接受来的臣民治理好。

“啊！我旦，已经把从贤人那里接受来的美言懿德，都告诉你了。你这位年轻人，现在已经是王了。从今以后，举凡文王的子孙后代，千万不要自误，特别是对于司法诉讼刑狱方面的事情，更要十分谨慎，必须依靠各个主管部门的意见去处理这各种事情。

“从古时候开始到商人，再到我们文王，都是这样设立官长的，所任命的一般官员，例如立事、牧夫、准人等，（在任命的时候，）首先考虑他们的功德，其次又审慎地考查他们的长处和心地，确实知道他们是贤明的人以后，这才让他们管理政事。假如不建立任用官员的准则，所用的都是阴险谄佞的坏人，那么，他们就不会遵循美德去办事情，这样的话天子的业绩就不能显耀于他们那个时代了。从今以后，设立各种官员，可不要任用那些阴险谄佞的人，只有用那些善良的人，这样才能勤勉地辅助我们治理好国家。

“现在，文王的子子孙孙都在寄希望于你这位年轻的王。你可不要自作主张去随便干涉司法诉讼方面的事情。这方面的事情，应该让有关的官员去负责办理。希望你要多多关心武备，把你的军队整理好，这样才能在以前大禹平治过水土的广大地域上践登王位，（成就周人的大业。）要努力做到，使天下的每一个角落，一直到达海外，都没有人不服从你。要努力使天下的人都看到文王的光辉，要发扬光大武王的伟大功业。

“啊！从今以后，继承先王事业的后王，在设立官员的时候，可要任用善良的人呀！”

周公这样说：“太史，司寇苏公呀！希望你们要谨慎地来处理讼狱的案件，从而使我们的国祚能够延长。你们要十分谨慎地办事，处理每一件事情都应当轻重合适，并且合乎刑罚的规定。”

顾 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恡。甲子，王乃洮颍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肆肆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

“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

柔远能迓，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

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宫毛倬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

狄设黼宸、缀衣。牖间南向，敷重篋席，黼纯，华玉，仍几。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

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纷纯，漆，仍几。

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鬻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

二人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四人褰弁，执戈上刃，夹两阶阼。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立于侧阶。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降。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降。太史秉书，由宾阶降，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飧！”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哂，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

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

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羣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底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义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

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

【译文】

这一年的四月，刚出现一钩新月的时候，王生了病，很不舒服。甲子这天，王于是用水来洗手洗脸，侍奉的官员们给王戴上了冕冠，披上了朝服，让王靠着镶嵌玉器的矮几坐着。王命令把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和各个部门的长官，以及一般的官员们，都召唤了来。

王说：“啊！我的病太厉害了，已经十分危险。现在，病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已经到了临死前暂留人间的那一刹那，恐怕再迟一点就不能发表遗嘱了，所以我现在要来详细地训告你们。以前我们的君主——文王、武王，曾经显扬了双重的光辉，达到了光照天下的地步。他们制定了法律，宣布了教令，虽然非常辛苦，（但还是勤勉地去干，）并不逃避责任，因而也就能够覆灭了殷朝，成就了国运。

“到了后来的幼稚无知的我，恭敬而谨慎地面对上天的威严，继续遵守着文王、武王的伟大教训，从而不敢废弃和改动这些教训。现在，上天降给我这场病，非常危险，已经不能起

来,也不会清醒了。希望你们牢记我的话,用来恭敬而谨慎地保证和辅佐太子钊,从而顺利地渡过这艰难的时期。

“你们要怀柔、安定远处和近处的邦国、臣民,使那些大大小小的众多的诸侯邦国都能勤勉于王业。我在考虑,人人要自己来整饬自己的仪表态度,我希望你们尽力辅佐太子钊,千万不要使他触犯法教,或是陷入不法的境地。”

这些被召唤来的官员们,就这样接受了遗嘱退了回去。侍从人员便把王座位之上的帷帐撤出到庭院中来。到了第二天乙丑日,王就逝世了。

(王逝世以后,)太保就命令仲桓、南宫毛两个人,让他们引导着齐侯吕伋,用了两副干戈,以及虎贲武士一百人,去到宗庙的南门外,迎接太子钊。他们引导着太子钊进入了左边的寝室。太子钊便怀着忧愁住在这里主持丧务。到了丁卯这天,太子钊命令太史们讨论并拟定办理丧事的各种礼节。又过了七天,到了癸酉这天,辅佐王室的两位大臣便命令官员们,让他们准备好发丧时要用的各种东西。

主持祭礼的官员在门窗之间陈设了画着斧文的屏风,并把先王遗留下来的礼服放在这里。门窗以南,铺着厚厚的竹席,竹席的边缘都用黑色或白色的画着斧文的丝织品缝制起来,竹席上面放着美玉装饰的几案。在西墙以东,放着厚厚的用细竹篾制成的竹席,席的上面缀有画饰,还放有用花贝装饰的几案。在东墙以西,铺着厚厚的莞席,席的上面画着云气形状的纹饰,上面放有用刻玉装饰的几案。在西房西堂的南面,铺着厚厚的用青竹皮制成的席,以黑色丝线装饰着它的边缘,此间放着一张漆几。

陈设的玉器有五组。陈宝、赤刀、大训、大璧、琬、琰等，陈设在西厢房。大玉、夷玉、天球、河图等陈设在东厢房。胤所作的舞衣、大贝、大鼓等，陈设在西边的房中。兑所作的戈、和所作的弓、垂所作的竹箭等，陈设在东边的房中。大辂车安放在宾客所用的台阶之前，缀辂车安放在主人所用的台阶之前，先辂车安放在左塾的前面，次辂车安放在右塾前面。

（担任守卫的士兵，）两个人戴着红黑色的弁帽，拿着斜刃的兵器，站在毕门里面。四个人戴着青黑色的弁帽，拿着戈，戈刃向外，夹着两个台阶的斜石站着。一个人戴着冕，拿着锐利的大斧，站在堂的东边。一个人戴着冕，拿着钺，站在堂的西边。一个人戴着冕，拿着三锋之矛，站在东厢房的外边。一个人戴着冕，拿着三锋之矛，站在西厢房的外边。还有一个人戴着冕，拿着锐利的兵器，站在东房后面朝北的台阶上。

（在册命典礼上，）王戴着麻制的礼帽，穿着有花纹的礼服，从宾客所走的台阶登上来。卿士们和诸侯邦国的国君也都戴着麻制的礼帽，穿着青黑色的的礼服，进入庭院，分别站在应在的位置上。太保、太史、太宗等官员，都戴着麻制的礼帽，穿着绛色的礼服，（在庭院中就了各人的位次。）这时候，太保捧着大圭、上宗捧着酒杯和天子所执的帽，从主人的台阶走上来。太史拿着册命的典册，从西边宾客所走的台阶走上来。他迎着王宣读册命文辞。说道：“伟大的君主——我们的先王，凭借着嵌着玉石的几案，宣布他最后的遗嘱，命令你继承先王的教训，来作周国的君主。你要遵循着这伟大的法度，使天下的民众都与官府和洽，以报答和发扬文王、武王那光辉的遵训。”王拜了又拜，行了两次礼，然后起来，回答说：“我这微不足道

的年轻人，怎么能够像先王那样敬畏天命，把四方治理好呢？”

王于是就接受了酒杯和琖，（准备用酒祭祀祖先和神灵。）他慢慢地向前行进三次，奠酒三次，并向后退行三次。接着上宗喊道：“请王喝酒——”王喝酒以后，太保便把酒杯接过来，随后从台阶走下堂去。太保洗了洗手，用另外一种称为璋瓚的酒杯，自己斟了酒，拿着杯柄喝了下去。太保把酒杯交给宗人，对王拜了一拜，王也回拜了一次。太保又从宗人手中接受了酒杯，接着去祭祀，尝了酒，然后退回来，把酒杯给了宗人，拜了王，王再回拜他一次，于是太保就走下堂来。这时候，所有的陈设就都撤了下去，诸侯卿士们都走出了庙门等待。

王走出庙门，来到了朝堂的应门里面。这时候，太保率领着西方的诸侯，进入了朝堂的应门左边；毕公率领着东方的诸侯，进入了朝堂的应门右边。他们都穿着黄红色的礼服。宾客们奉献了大圭和币帛等礼品，并且说道：“我们这些王朝的护卫之臣，大胆地奉献一点地方上的土产。”他们都对王跪拜并叩头。新继位的王以国君的身分，升上台阶，回礼拜谢。

太保和芮伯都走向前来，他们先互相揖让行礼，然后对王跪拜并叩头。他们说：“我们大胆地、恭敬地向天子报告。那伟大的上帝更改了殷国的大命，只让我们周国的文王和武王接受了上天所赐予的国运，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关怀、怜悯西土的臣民。新近逝世的王，对于奖赏和处罚都能做到公平恰当，能够安定了其先祖——文王、武王所开创的功业，所以便普遍地遗留下幸福美善给后代。现在，你这新继位的君王要谨慎呀！要振兴国家的六军，不要毁坏了我们高祖从上天那里接受的光显的国运。”

王这样说：“诸位侯、甸、男、卫之国的君主们！我个人——钊特此来答复并通告你们。从前的君主，像文王、武王，他们能使民众富裕，不专意去寻找民众的过错而责罚他们。这样，他们便受到民众的共同拥戴，并且能够昭明显著于天下。（所以能取得光辉业绩，）是因为他们有像熊黑那样勇武的将士，还有忠贞不二的官员们，靠了这些人来保卫王室，因而就开始接受了上帝所赐予的国运，光辉而伟大的上天用最好的道理来告教我们，并且把天下四方交给我们治理，命令我们封建诸侯以树立屏藩，来保卫我们周王室。上天就是这样来照顾和关心我们这些后来的人。

“如今，我的诸位伯父们，希望你们都能够尽心辅佐王室，像你们的祖先——那些贤臣们——辅助我们的先王一样，（来辅佐我。）虽然你们的身体常在外地，可是你们的心却没有不在周王室的。你们要谨慎地实行美德，不要使我这年幼无知的人犯下什么过错。”

诸位大臣和诸侯们都听从了王的命令，互相揖让行礼，然后快步走了出去。王于是脱下了冕服，又换上丧服。

吕 刑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诂四方。

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

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

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无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齔寡无盖。

“皇帝清问下民齔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义于民棐彝。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敬忌，罔有择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王曰：“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命。今尔罔不由慰曰勤，尔罔或戒不勤。天齐于民，俾我一日，非终惟终，在人。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

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

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不听，具严天威。

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

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

王曰：“呜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单辞，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王曰：“呜呼！嗣孙，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受王嘉师，监于兹祥刑。”

【译文】

吕侯向王提出建议，（要制定国家的刑律。）王继承了先王的王业，享有国运已达百年。现在，王年老了，（于是就采纳吕侯的建议。）斟酌情势制定刑法来禁止天下四方那些不守法的人。

王说：“古时候，本来有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后来蚩尤开始作乱，他的恶劣行为和品德影响到了一般的民众，以致没有人不攻击别人、杀害别人。他们的品德轻浮、傲慢、邪恶、作乱，并且抢夺偷窃，弄得社会纷扰不安。苗民不服从法令，于是就制定了刑罚来管制他们。当时制定了五种严厉的刑罚与法律。（后来，逐渐滥用酷刑，）甚至杀害无辜的人。于是就开始毫无节制地设立了种种残酷的刑罚，像割掉鼻子的劓刑，截去耳朵的刖刑，毁掉生殖器官的宫刑，在脸上刺字的黥刑等，想施行这些刑罚来管制民众。（当时，只是任意地、随便地处罚人，）并不是选择那些有罪的人加以惩罚。

“（在这种滥用酷刑的情况下，）于是民众中间兴起了相互欺诈的风气，社会上纷纷扰扰，没有人再遵守诚信之道，甚至可以背叛在神前祷告时所订立的盟约。蚩尤残暴地惩罚民众，于是人们便纷纷起来向上天报告，声明他们自己是无辜受罚。上帝考察了民众禀报的情况，知道蚩尤并没有美德的芳香，上帝所闻到的只是蚩尤滥施酷刑的血腥气味。伟大而辉煌的上帝怜悯这些无辜的民众遭受残杀，于是就用惩罚来报复那些对民众施用残酷刑罚的人，便灭绝了那些为非作歹的苗民，把

他们斩尽杀绝，使他们没有后代遗留人间。上帝就命令重和黎两个人，断绝了人间和天上的交通往来，于是天神就不再降临人间。这样，在下的历届君主，都清楚地看到了民神杂糅之风的危害，舍弃酷刑，（使民众都能安居，）甚至那些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也不再受害。

“伟大而光辉的上帝询问下民的疾苦，鳏寡孤独之人都对苗民发出怨言。于是上帝就再次施加惩罚，处置那些行为残暴的人。命令的威严使民众感到畏惧；德教彰明使民众心悦诚服。

“上帝于是命令三位君主，让他们慎重于治理民众的事业。（遵照上帝的命令，）伯夷发布了法典，此后判断民众的案件便有了刑法的根据。（遵照上帝的命令，）禹治理、平定了水土，并主持了为山川命名的事情。（遵照上帝的命令，）后稷教民播种，使务农的民众都种植了优良的谷物。这三位君主的成功，使得民众风气大正，都能做到正直不邪。主持刑狱的士在判处犯人时能够采用公正的刑罚，用以教导百姓们谨慎于德行。这样做了以后，在上的君主就能肃穆美好；在下的官员和民众都能非常奋勉。有了这些，就使得当时的功业显著于天下，民众们没有不努力去遵守德教的。他们都能勤勉尽力地使刑罚公正合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治理那些不守法的民众。施行刑罚、动用刑狱，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民众，而是以造福于民众为目标的。要能够敬畏天命，（使自己的语言都合乎美德，）没有不合时宜的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要能够依照天意，使自己的行为合乎上天的美德，靠自己的力量造就伟大的国运，享受上天所赐予的幸福。”

王说：“喂，你们天下四方管理政务和主持刑狱的官员们！难道你们不是替上天管理民众的吗？现在你们要效法什么呢？那不就是伯夷所传布下来的刑法的道理吗？现在你们要以什么作为惩戒呢？难道不正是这些苗民的错误吗？这些苗民不能仔细观察五刑的适当办法，他们只是任用那些残暴的人以及掠夺民众财物的人，靠了这些人施行五种刑罚，结果便是无辜的人遭受刑罚。（对于这些昏庸的行为，）上帝忍无可忍，不能再赦免他们了，于是便降下灾殃给苗民。苗民对上帝的惩罚无话可说，没有辩解的理由，所以就断绝了他们的后代。”

王说：“啊！你们要慎重考虑呀！我的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你们大家都要听从我的话，这样，神灵才可能降临并赐给我们国运。现在你们没有不互相勉励而每天都勤奋作事的，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赞成不勤勉的。上天扶助民众，让我们日复一日地享受国运。假若国运在不应当终结的时候而竟然结束了，（这就不能怪上天不给予扶助，）而完全在于人为的因素。你们可要谨慎地迎接天的命令，来供奉、拥戴我这个人。今后，即使遇到可怕的事情你们也不要害怕，即使遇到可喜的事情你们也不要过分喜悦，你们所要尽力尽意的只是在于谨慎施用五刑，并且用以成就三种美德。只要天子一个人有了幸福吉祥，那么天下的亿万臣民便会依靠他而获得吉祥幸福，这样，国家的安宁就可以保持长久了。”

王说：“唉！过来！你们这些拥有国家占有土地的人们，我来告诉你们良善的刑法。如今，你们要安定民众，要选择什么呢？不是好的官员吗？要谨慎什么呢？不是刑法吗？要筹措计划些什么呢？不是适合时宜的事情吗？

“(在审判案件的时候,)原告和被告两方都齐全以后,法官要从五个方面来考察案情。考察和核对的结果与事实相符以后,便把犯人的罪情跟五刑的规定相查时,看看应该给予怎样的刑罚。如果罪情和五刑的规定不相适应,就应当去查对一下五罚的规定,看看应该给予怎样的惩罚。如果罪情还轻,跟五罚的规定也不适应,那就要根据五过的规定给予宽恕。但是,在运用五过的规定时,要防止发生弊端。例如,审理案情的人,或依仗自己的权势而随意处理;或乘机施报个人的恩怨;或畏惧高位的人而不敢秉公依法处理;或乘机勒索财物;或贪赃枉法。假若这样处理案情,那就必定发生差错和错误。审理案件的人犯了这些错误,那就应当和犯人一样受到惩罚。你们可要根据事实而慎重地进行审判啊!

“凡是用五刑的规定去惩处其罪行而发生疑问的时候,便可以降低一个等级,按照五罚的规定处理。假如按照五罚的规定去处理仍有疑问,便再降低一个等级,按照五过的规定处理。然而,无论如何都必须仔细地考核清楚。(为了把案件审理清楚,)可以让民众来核对案情,即使是细小情节也要谨慎地核对。如果没有办法可以核实,那就不受理这案子。(在施用刑罚的时候,)不能一味从轻判处,而要能够慎重地保持住上天的威严。

“凡是拟定处从墨刑而有疑问的,可以从轻处理,处以百镒的罚款,便可以赦免他,但是要核实其罪过的情况和轻重。凡是拟定处以劓刑而有疑问的,可以从轻处理,但罚款要比赦免墨刑的加倍,并且也要核实其犯罪的情况和轻重。凡是拟定处以剕刑而有疑问的,可以从轻处理,但罚款要比赦免劓刑的

加一倍稍差些，并且也要核实其犯罪的情况和轻重。凡是拟定处以宫刑而有疑问的，可以从轻处理而赦免他，但要罚款六百锺，并且也要核实其犯罪的情况和轻重。凡是拟定处以大辟之刑而有疑问的，可以从轻处理而赦免他，但要罚款千锺，并且也要核实其犯罪的情况和轻重。

“可以处罚墨刑的罪过有一千项；可以处罚劓刑的罪过有一千项；可以处罚剕刑的罪过有五百项；可以处罚宫刑的罪过有三百项；可以处以大辟刑罚的罪过有二百项。这五种刑罚合计有三千项。

“（假若遇到法律上没有关于处罚的明文规定的罪过，）那就应当按照上下的比例来断定。不要使犯人的口供及判辞错乱。不要采用那些已经不通行的法律。审判案件时要细致审查；要随时参照法令的规定；要仔细考核清楚。如果判了重刑而宜于减轻一点，那就减轻他的刑罚。如果判了轻刑而宜于加重一点，那就加重他的刑罚。刑罚的轻重都要加以斟酌、衡量。刑罚有的世代要轻些，有的世代要重些。（施行刑罚的目的，）只是为了整顿那些不守法的人，使他们齐心守法。施行刑罚一定要合乎道理并且公正。

“施用刑罚虽然不是置犯人于死地，但是受刑的人都会为痛苦所困厄，（从而改过自新。）不要任用谄佞的人来审理案件，而只任用那些善良的人治理刑狱，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求得审判公正合理。要详细考察犯人口供不一致的地方，（然后作出正确的判决，）这样，不服从的人才会服从。要怀着怜悯的心情去治理刑狱，要明明白白地打开刑书来斟酌法律条文。（只要做到这些，）那么，所判处的案子差不多都可以公正合理

了。(所判处的案子,)是刑或是罚,一定要考核清楚。审理案子一定要合乎实情;如果要改变判决,也需要合乎实情。要及时把治理刑狱的情况向上级报告备案。有的时候可以把两种罪刑合并为一种刑罚来执行。”

王说:“啊!要谨慎呀!诸侯国的君主和各族姓的官员们。我是战战兢兢、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来说这番话的。我对刑罚十分慎重,要想有德于民众,必须依赖刑律。现在上天扶助民众,我们在人间要配合上天的意旨。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对于单方面的口供言辞,必须明察,(不能轻易相信。)民众之所以能够平定安静,(就在于他们的案件得到恰当的处理,)而做到这样,没有不是由于审判官公正地听取诉讼双方言辞的结果。(听取供词的时候,)一定要有公允之心,千万不要偏信一方之辞而有所袒护。千万不可贪图贿赂而断案不公允。治理刑狱的罚金是为了表示惩罚,不要把它看成财宝而据为己有。假如有人这样做,那就一定会招致臣民的怨恨,而且国家对这样的官吏也一定要严加惩处,以解除民众的怨恨情绪。要永远以敬畏的心情对待刑罚。并不是上天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不公平,(使他们遭受严厉惩罚,)而是那些人自招绝命的祸殃。如果上天不把严厉的惩罚加到那些人的身上,那么天下庶民就不可能得到美善的政治。”

王说:“啊!你这继承王业的子孙。从今以后你们以什么作为鉴戒呢?难道不正是美德吗?为民众审理案件的时候,一定要明察呀!治理和折服民众必须要依靠刑罚。对于那些连篇累牍、无穷无尽的供辞,一定要反复考查,使判决能合乎五刑的规定。如果处理案件都能公允,那么民众就会得到幸福。

受王委托而治理善良民众的人，一定要认真看待我所说的这些合适的、良善的刑罚。”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肆先祖怀在位。

呜呼！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呜呼！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

父义和！汝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艰，若汝，予嘉。”

王曰：“父义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用赉尔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

父往哉！柔远能迓，惠康小民，无荒宁。简恤尔都，用成尔显德。”

【译文】

王这样说：“伯父义和呀！那光辉而显赫的文王和武王，他们都能谨慎于光明的美德。他们的美德为上天所闻知，其声

望广布在天下的臣民之中,于是上帝就把国运交付给文王,让文王肩负重大使命。也因为过去的官长们常在文王的左右,能够努力地事奉他们的君王,凡是君王所制定的大小计划、谋略,他们没有不遵从的,所以先祖们都能安然地担任君王的职位。

“啊! 可怜我这年轻人继承了先王的大业,(在继位的时候,)正遭到上天所给予的大大的惩罚,断绝了下民的资财,又遭逢战祸,所以使我们的国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现在我们的官员们,如果没有老成持重者坚守他们的岗位,那么,我就不能担负起继承先王大业的任务。所以说,祖辈父辈的诸侯们,希望你们能够对我加以忧虑和关怀。

“啊! 为我而建功立业吧! 使我能够永远平安地保住天子的职位。

“伯父义和呀! 你应当继承你那显赫的祖先,你应当效法文王、武王,用你的成绩来显扬你的君主,效法你的祖先的美德。你已经取得了许多战功,并且在我困顿艰难的时候来保卫了我。像你这样的人,(为王室立了大功,)这是我所十分赞赏和表扬的。”

王说:“伯父义和呀! 希望你回去整顿检阅你的军队,安定你的国家。我赏赐给你黑黍酒一壶,红色弓一张,红色箭一百支,黑色弓一张,黑色箭一百支,还有四匹马。

“伯父,你回去吧! 要使远方和近处一样安定,要给臣民以恩惠,使他们安康幸福。希望你不要过度地享乐,而要尽心尽意地爱护你国中的臣民,这样才能够成就你那光明、显耀的美德。”

费 誓

公曰：“嗟！人无哗，听命。

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善敕乃甲冑，敌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

今惟淫舍牯牛马，杜乃攫，斂乃阱，无敢伤牯。牯之伤，汝则常有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复之，我商賁尔。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

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干。甲戌，我惟筑，无敢不供；汝则有无余刑，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菱，无敢不多；汝则有大刑！”

【译文】

公说：“喂！你们这些人不要再喧哗了，现在都听我发布命令！

“现在淮夷和徐戎都起来兴兵作乱了。你们要妥善地选择好你们身上披的甲和头上戴的盔，用绳索把你们的盾牌系好。看你们谁敢不好好准备！你们要准备好你们的弓箭，锻冶好你们的戈矛，磨快兵器的锋刃。看你们谁敢不好好准备！

“现在要把厩牢里的牛马都放出到田野吃草。要关闭掉你们捕兽的机械，要堵塞好你们捕兽的陷阱，这样才不至于伤害那些从厩牢里放出来的牛马。从厩牢里放出来的牛马假若被伤害，那么你们就会受到通常的刑罚。

“如果马牛走失了，男女奴隶逃跑了，你们可不要私自离开岗位去追赶，只要来报告事情的经过就行了。能够这样做，我就会赏赐你们。假若你们擅自离开岗位去追赶而不报告的话，那么，你们就会受到通常的刑罚。你们不要敢于抢劫或者顺手偷窃。凡是翻墙越壁、盗窃马牛、拐骗别人的奴隶的，都要受到通常的刑罚。

“甲戌这天，我就要出发征伐徐戎了，要准备好你们出行时所用的干粮，看谁敢不按时准备完毕？（假若有谁不能及时准备好，）那么，就要把严重的刑罚加到你们身上。

“在鲁国都城三个方面的近郊和远郊地区居住的人们，要准备好你们筑城所用的楨干。甲戌这天我就要修筑堡垒了。看你们谁敢不供给筑堡垒所用的东西？（如果有人胆敢不供给，）那么，你们会受到所有的刑罚，除了被杀死之外。

“在鲁国都城三个方面的近郊和远效地区居住的人们，要准备好你们刚割下的青草以及干草。看你们谁敢准备得不多？如果准备的数量不多，那么就会有严重的刑罚加给你们。”

秦 誓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谀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机隍，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译文】

公说：“喂！我臣属的官员们，你们用心听着，不要喧哗！我要向你们发出誓言，告诉你们许多言论的要点。

“古人有句话说：‘人们从来都是这样的多多享乐。责备别人，这并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如果受到别人的责备，而自己能

够像流水那样畅快地接受意见，这就很困难呀！’我心中的忧愁，是日月时光一天天地过去，并且只会过去，而再也不会返回来。

“那些古代的有谋略的人，我是不可能去接近他们的了，（因为他们已经作古。）然而，现在的有谋略的人，则是我能够去亲近的。虽然话如此说，可是还需要以恭敬的态度去向老年人询问军国大计，这才不会有过错。

“那白发皤皤的长者，体力虽说很差，但我还是应当去亲近他。那英勇强壮的赳赳武夫，尽管射箭和驾车的技术都不错，但是我却认为他们还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因为他们缺乏智谋。）那些只善于花言巧语的人，只会使君主怠慢松懈，我哪里有功夫去多亲近他们呢？

“我暗暗地思量，假如有这样一位忠臣，他非常诚实、忠贞，虽然没有其他的技能，但他的胸怀宽广，能够宽容待人，别人若有技能，（他一点也不嫉妒，）而是就好像他自己具有能力一般。别人若贤良明智，他就由衷地喜欢他，不仅仅是口头上称赞，而且从心底里高兴。这种宽宏大量的人，是可以保护住我的子孙及黎民的，是可以为我的子孙和黎民缔造幸福的啊！（和这种宽宏大量的人相反，还有一种人，）假若别人有了技能本领，他便嫉妒、厌恶，假若别人贤良明智，他便故意压制，使别人不能显达。这种人是从来不容宽别人的。用这种人就不能保护住我的子孙黎民。用这种人，实在是太危险啦！

“国家的危难，是因为君主用人不当；国家的繁荣安康，则是因为君主用人得当。”